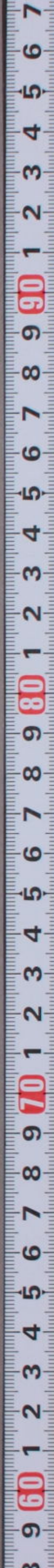




U 6
4064
15



伊 4064
32-15

大事編年目錄

肅宗紀三

宋時烈袖劄陳孝廟志事

都下騷屑

又劄論追錄勲

金萬塚為父訟寃

入侍筵說

趙持謙疏對金萬塚

宋時烈劄請變通貢物兵制

韓恭東疏論金萬塚

軍制變通

崔慎疏論尹拯父子又論朴世采

吳始壽賜死

朴世采疏對崔慎

中殿丹封

筵說大臣筵白不復以儒賢待尹拯

兩賢從祀

尹拯抵局書



朴性義疏醜詆兩賢

四學通文討尹拯

館學儒疏卞誣

藝文館簡通停舉四學生

文廟從享釐正議

憫旱傳教

朴恭輔疏論文廟黜享又斥李端夏

上恭靖大王廟號

領府事疏論文廟從享仍請文元公從享

海西嶺隘防守節目

許重許瑛獄事

趙持謙疏劾金益勳

南九萬疏論獄情

臺啓請金益勳罷職

李玄錫流中途

韓恭東避啓

宋時烈自驪江入對

何蕃陳東歐陽澈等建祠

孝宗大王世室

貢栗裁省議

老少歧貳

宋時烈劄引咎因乞致仕

仁祖大王世室

領府事致仕教文

太祖大王加上尊號

奉朝賀引咎疏體統

朴趙疏請宋時烈收還致仕之命

朴恭維未徹疏論徽跡

宋時烈待罪疏朴恭維疏後

老少剖判

藥房直宿

香洞問答

大王妃國恤

大事編年

肅宗紀

宋時烈袖劄陳孝廟志事

辛酉七年正月領府事宋時烈入對進修堂進袖劄畧曰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已為禮義之邦而至於勝國胡風猶未能盡變矣至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文忠公鄭夢周首建大義辨夷夏陰陽之分背胡元而事真主至於我太祖大王開國高皇帝視同內服恩禮周渥我太祖大王忠貞恪勤如子事父至於壬辰之變受報酬勤宗社亾而復存生民死而復生環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我宣祖大王



益罄忠誠手寫再造藩邦四字以寓睿志矣不幸丙子之變國勢萎弱將相駕劣至有三田之舉可勝痛哉然而 仁祖大王誠意深篤皇朝慶節猶詣後園痛泣拜跪二三大臣亦密伸私義以受皇朝嘉獎宗社之至今扶持者實賴於斯矣至於我孝宗大王痛聖考之危辱憤冠履之倒置日夜之所以誓心勵志者罔非復讐雪恥四字而已以故答相臣李敬輿疏曰至勸在心日暮途遠又嘗以此意言之於今相臣閔鼎重矣然而又必曰理不得其要則終於虛偽之歸而已王者所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而已我既無私則可以淬勵臣下聖意如是故己亥春遣閔維重南九萬李翊等廉問外方凡干諸宮

家益盆魚箭願堂等凡係宮家私事者一切察舉以為革罷之地當時聖意皎然如青天白日矣不幸維重等未及復命弓劍遽遺此豈獨東方之不幸抑天下之不幸也然而當日聖意豈欲不量時勢輕挑大禍哉蓋嘗曰生聚教訓逢以歲月當如向踐之為又嘗曰此志強立此心清明都在於學問以故聖躬違豫之時猶日御筵席講論周孔程朱書以溯于克舜精一之源此孝廟所以志之大而操之要者也至我 顯宗大王非不欲緬述其志事而不幸長時在疾事不從心臣下又不能擔當國事日入於委靡不振此實先大王所嘗慨然者也臣於戊申隨駕入京嘗於筵席微發緬述之端先王亦示頷可之意而惟

以聽聞之煩命史官勿書此事想亦埋沒矣及至我 殿下卽位之初賊臣當國假托大義實濟其私肆其兇悖終陷刑戮自是之後大小之人一切以此爲戒以春秋大義爲可諱者夫王莽假充舜篡漢而人不以是病充舜黃巢假湯武亂唐而人誰以此疑湯武今 殿下以聰明睿知之聖有神武不殺之德曩於凶逆之變 殿下沈機英斷不動聲色轉眄之間風揮日舒推是以往顧何事之不可成哉然如欲有爲不在他亦實在於去已私復天理而已臣嘗誦朱子之言告孝廟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慾難除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孝廟深味乎斯而下教曰此言真可書紳噫當日聖志聖學

如此臣欲一暴白而恐無其日矣何幸今日遭遇神孫畧陳緒述云々

又劄論進錄勲

領府事宋時烈劄畧臣非以今日功臣爲無功而叨賞只其前後處置皆不成願樣以致國言之至今未已夫獄事未畢而徑行會盟奈如恐不及是何舉措六人之前棄後收忽倏翻瀾事雖善美如是忽遽似非治世氣像京輦諸臣猶且疑恠况遠外聽聞哉今如李師命真可用之人才亦聞其實有勞勩矣然自古錄在勲籍而姑從下位者不無其人姑使師命論議於三司何所不可而顧乃汲汲然躋之峻秩使師命名嫌跡阻如此之

甚哉此則殿下之處師命者未善而使師命狼貝也此亦 殿
下未能祛一己之私心而見於事如此使進言者拂菟使有功
者不安可勝惜哉 殿下若能洒濯心神追咎既往明告廷臣
使三公與元勳更加平議其可改者改之可仍者仍之使人心
洽然功臣安意此實夏張端本清源之一大機也乞留 聖意
云云

入侍筵說

領府事宋時烈入侍上曰卿前後戒誨寡昧者無不切實心嘗
感歎而所論私之一字凡予所知之事豈不聽從哉追錄勳事
今已告廟頒示八方固難復改六人等功勳雖有輕重之差而

不同為勘勳且李師命其功既重又是人才欲為擢用而思與
卿相議焉時烈對曰自上果能擺脫私意一出於公則國事其
庶幾矣李師命之有功無功臣不能知而自是可用之才也但
殿下之寵擢太驟致有人言渠亦不能自安矣且追錄諸臣如
有其功則當初固當論其輕重同為錄勳而到追今錄故輿情
未服矣上曰追錄諸臣之功非但元勳知之奈亦聞知而當初
逆節初起人心洶洶之時多數勘勳有拘一時之小嫌故未即
勘定而其後元成上變諸賊取服之後前後逆招無不相符諸
臣之功益為分明則同功異賞亦功有議於後世故使之追錄
矣承旨尹趾善曰臣曾與金錫胄相對言及追錄之非則錫胄

曰余與申範華有親嫌金萬基亦有益勲之嫌故不得並錄於當時此吾之罪也云矣時烈曰為元勲者如知其非則為是而如或惡人之非已則為非矣大凡國家處寘極其明白然後人心悅服而茲事既不免拘於小嫌而不為同錄今是追錄宜致人言竊恐 聖明於此有未善處矣然臣意亦未必追正改錄也如師命則不必汲汲陞擢循常以用之為宜自上思量處之如何且臣於此事有所深慮者賞罰人君為國之大柄而殿下之所以賞人者如是驟急抑恐罰人之際無所難慎也 上曰此非凡常爵祿之比師命有力王室不可不錄且從前錄勲時亦有如此之事故直為陞擢而卿以太驟為慮李師命加資

一級還收只存通故階可也

宋時烈劄請寘通貢物兵制

二月領府使宋時烈劄畧今日之大弊有二焉兵制也貢物也孝宗大王極知貢物之弊己亥春使故相臣鄭維城故判書臣李時昉與臣會於都摠府極擇即僚之鍊達者相議改定臣等方會議而奄遭 天崩之慟事未克行臣每念其時 德音不覺摧墮也又於己酉春令相臣閔鼎重與臣議改貢物之制則許積以首相大叱鼎重 榻前無異章惇之於司馬光臣至今思之不勝寒心也至於兵制則其弊莫甚於訓局之兵也臣於戊申歲末入陳於 榻前則我 先大王極以為是不謀於

諸臣專委柳赫然通變而亟罷訓局卒一千此則出於上睿
斷者也然而赫然無誠實為國之心徒增其弊有甚於前大失
先大王本意今所謂訓局別隊是也惟此二者實為今日之大
患此二者不革則雖有智者終不能為也貢物一事閔維重昨
在地部畧有更變吏胥輩雖有不悅之言而猶不至甚害故亦
不肯捨去猶恐失之而經費則大得其力不賦於民而了辦山
陵大役若非維重之誠心忠慮誰能為此此真程子所謂小變
則小益大變則大益者也臣竊欲追軀 二聖之至意思畢其
說於 聖聽以俟 裁辱而不幸臣疾病如許精力不逮把筆
還止此二事終若不改則臣死且不瞑矣今之領戶兵者皆可

以任此伏乞 聖明亟命此二者與二三大臣及卿宰中有識
慮者詳議通變不勝幸甚

軍制變通

三月書講經筵李端夏啓臣見故判書閔應亨陳白之言誠合
今日之用故錄一通以納此蓋 先朝時遇灾荒以務節省減
兵額等事陳白者也仍奏曰國家歲入僅為十二萬石歸於養
兵之需使國用嘗匱寧有是理左相閔鼎重曰壬辰後輦下訓
局兵不過三千至今漸加又有馬兵旗手御營軍等名色雖畧
有減罷而五千兵則恒留輦下令當定其勘為宿衛之數然後
汰其餘數則經費自不乏矣

兵曹判書金錫曾條上軍制變通節目訓局軍兵五千七百七
名內減下者七百七名以其所減送于別隊營部標下別隊軍
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內分為四部十六司八十哨餘三千
二百一名並其資保當為降保六千四百二名精抄軍三千七
百七十三名內作為一部二十五哨餘四百四十三人並其資
保當為降保者為八百四十六名精抄保人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八名與元軍資保降保各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內六千
五百九十五名納米仍屬五千八百七十九名還屬兵曹以別
隊精抄兩色軍合為一營之制本營則稱以禁衛營與七番禁
軍騎步兵相配而分為十番二十朔輪回上番

次對時左相閔鼎重曰訓局軍兵徒費廩料與市人無別先王
為此之慮設立訓局別隊欲為漸加數上下輪番一如御營軍
之制罷其元軍以省餉食之弊而未及變通矣若以精抄別隊
合為一軍則訓局軍制終無變通之望一不便也軍門太多號
令不一有識者固已憂之而又真一大軍門二不便也將兵之
任得人為難既稱禁衛營當使本兵主管而本兵之長只擇其
地未必是曉解軍務之人且有數遞之患三不便也金錫曾曰
先朝設立別隊之意臣亦知之苟能盡易長程作為更番自食
保米不費國廩則可謂計之善者而以今訓局形勢則不可猝
變以今朝廷論議則欲見速効不得為此小變耳訓局之元軍

之減去者七百有奇則歲省料米六千七百八十餘石還于戶曹可無三手糧不足之患歲省衣資布百二十七同令為本局羨布可代戶曹中旬賞格之費精抄保還屬兵曹者五千八百七十餘名所捧布可二百三十五同此等小效實有愈於全不變通矣且臣以長征為不可猝變者蓋夏番之制例以兩朔為限一年之間當立六番之軍當滿五千五六三十合為三萬而三萬戶首之保又當為九萬三與九合都數為十二萬矣即今從何搜出十二萬閑丁乎砲手之類生長京輦人物伶俐裝束鮮明常時使用有勝於外房之軍臣以為訓局元軍不可盡羅也

吳始壽賜死

四月初乙卯上即位初始壽僨使還奏先王受制強臣之語聞於通官張孝禮又援引海伯尹堦同為參聽堦上疏自明於是臺官羣起攻之堦竟坐竄庚申始壽敗後言者請究覈其事廟堂先令使北者詰問張孝禮孝禮荅曰吾戲為朝鮮兩班曼強未嘗有受制強臣之語云云於是啓鞫始壽及諸譯諸譯等皆言當時孝禮只曰朝鮮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聞他語始壽援引甚多而卒未有為始壽作證者鞫廳大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無餘而不肯取服宜嚴訊以得其情而始壽嘗為大官不可加刑合有酌處之道上命始壽賜死諸譯定配

上教曰始壽罪當死而慈聖以為今番鞫前後正法者既多始壽比之謀逆則有間宜特用減配之典以示好生之意敢不奉承其令該府仍其配所圍籬安置 兩司又請減之死命並諸譯鞫間

引見時左相閱畢重啓吳始壽罪犯前古所無至設鞫加嚴驗問辭窮理屈情狀盡露賜死之典蓋出酌處治獄數月之後生出文案所無之言至欲更審獄情比蓋不得取看文案之致請出文案使皆洞知獄情依允

司諫趙持謙啓吳始壽未自服之前徑為賜死有欠詳盡而諸譯未窮訊之前先訊始壽亦似重難雖有違於執法之論蓋亦竊取於賈誼處大臣之言也

持平李世白啓文案既出之後猶執前見請司諫趙持謙述差大諫尹趾完啓吳始壽之罪犯人情之所同疾明示典刑固無不可而茅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晉之輩此必為日後是非之端嚴鞫得情之請似亦為此而發而始壽既在近君之班加以刑訊恐不免為失當之歸無寧特貸其死使之沒齒於荒裔荇棘之中則於法雖屈而不害為聖朝之寬典云云

持平金鎮龜啓趾完乃於公議方張之日以屈法貸死之意費辭請避請罷職

領相金壽恒劄略始壽事聖旨特下嚴訊之命而輕加拷掠亦

不無國家顧惜者敢請姑寢成命而拿問處之而監司又就始壽前後供辭之矛盾者捻合究問情偽自現肝肺畢露特其遲晚二家不發諸口耳賜死命下之後臺諫請嚴鞫耽延時月生出新見至請並鞫譯諸之罪只在於語言詐不以實

關於獄情則必欲並鞫未曉其意也文書出示之後猶執舊見者或有之若使始壽自承其罪則固當快施典刑何必酌處為也安老無擇之賜死仁弘賊雉之正刑又何待自服始壽之罪初出於假托異國之言當初慈聖至欲辨於彼中則何可以異國不而究言根乎趾完之以為借重異國之人構殺近君之臣云云而敢為救解誣辱先王之罪此實持謙倡為此論至尹趾

完而極矣持謙不可不責罰上曰罷職可也

校理朴泰輔疏曰持謙之意欲取始壽之服以為正典刑也夫始壽之造謀得諸譯之情則是得始壽之情也事當先究諸譯諸譯既服始壽之不待數杖而又將自服然後可以正邦刑罪而示四方矣今若緩縱諸譯謂其不關於獄情拷掠之刑輕加於會忝大臣之位者未知事體何如也此前日關中之議臣與持謙所同也云

大憲洪萬容持平金鎮龜等啓曰始壽之造言誣辱專出於欲實逆稱之言而初不出於孝禮之口則何待諸譯之高使於其間乎今者始壽之罪既而畢露諸譯之言無可更問而泰輔之

必欲姑寘始壽先鞠諸譯抑何意也請恭輔適差荅曰依啓
大憲洪萬容持平金鎮龜正言金萬球校理吳道一李塾等入
侍請正始壽之罪命賜死兩司即停請鞠之啓

中殿丹封

五月丹驪興閔氏為王妃是日地大震

兩賢從祀

七月八道儒生李迥晉等再疏請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
從祀文廟又請並舉宋朝三賢從祀之典 荅兩賢之道德學
問實為一代之景仰士林之矜式從祀文廟夫誰曰不可而未
嘗俞允者予之所以持難者出於慎重之意也多士之請愈久

而愈深終難強拂令該曹問于大臣特從五賢從祀之請焉
於是領相金壽恒判府使金壽興鄭知和左相閔鼎重右相李
尚真皆以為允合從祀 傳曰判府事領左右相意皆如此依
前疏批陞配文廟

朴性義疏醜詆兩賢

生員朴性義等七十二人上疏畧臣等嘗見李珥辭職疏有曰
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忘塞悲遂耽釋教走入深山從事禪門
殆周一年自古中釋氏之毒末有如臣之甚也又曰宣廟罪成
渾之教日以孳列之臣在畿甸一日程非徒聞變不赴當此駕
行過其居之時亦不出見古今天下安有遺君不赴國難而得

免天討之理乎嗚呼此可以見二臣之乎止不免為名教之所棄也亟收兩臣從祀文廟之命云云

備忘記兩賢之道德學問卓然為一代之表準屢朝之尊尚從祀文廟俎豆之列實有光於崇儒重道之意而列聖朝不即允許者本非斥士論而蓋出於慎重之道也今觀朴性義等疏滿紙游辭罔非陰慘不正之語誠不勝痛駭其侮辱先賢狙擊公議之罪不可不正疏頭朴性義為先停舉尋因臺啓遠地定配

正言李徵龜前持平李日翼儒生趙乾信等相繼役疏誣毀兩賢乾信遠地定配徵龜日翼削職

館學儒生疏卞誣

館學生鄭齋恭等上疏陳朴性義等誣賢之罪答曰多士為賢卞誣之誠予已洞察焉

文廟從享釐正議

八月時宋朝三賢本朝二賢陞配文廟有命吏判金錫曾疏畧今因同聲多士申請俞命已下陞配有日不但尊奉我國有賢而已雖以禋章延平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皆持舉而則祀之漢晉之間解詁章句之儒初不當配而今已為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趁此時一厘而正之乎今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至於十三人

我國之無鄉可祀既不可罷十三人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不可盡黜而如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古之稱况者必並稱曰荀楊而楊雄既已見黜於楊砥之一言則况安可獨留乎馬融為梁輦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何晏與倡清議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肅仕於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母丘儉可罷也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饋遺身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可罷也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異端邪說之既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裒史記作

申黨其實一人而以裒祀東廡以黨祀西廡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即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可去也蓋此剛黜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蓋著於程氏政之疏本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日我國則初不知有此至我宣祖朝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韙之東還之日即上封章請從中朝之制其後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時適當五賢從祀之禮又請厘正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攘未克聽施舉前日未遑之事完一代莫重之典者有待於今日義既近於從周則輕罷之議非所憂也事且闕於正名則濫祀之議亦將從而息矣伏願將臣所陳

下之禮官廣加詢議而處之 上答曰莫重廟享或有不當配而強躋者或以一人而分配東西則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取後世之刺乎越此五賢陞配之禮一遵明制厘改之舉似不可已也當令該曹廣詢大臣儒臣而稟處

領議故金壽恒議皇朝所黜凡二十人而林放蘧瑗鄭象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卽劄中所謂抑而祀於鄉者也此皆有可稱無可疵且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在所不論矣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馮融王肅王禹杜預吳澄十三人卽劄中直罷其祀者也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程敏政亦以為名字流傳之誤而旣無的據恐難斷其為當黜

戴聖之以貪黷得謗史氏言其為仇家所搆亦難明其虛案者而大戴禮治禮家所宗其功亦自不少恐不宜輕黜劉向上書黃金可成特向少時事至其立朝事君精忠謙牧足以為訓於人臣有補於世教而經術博洽在漢儒亦鮮其比誠有可惜者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違背聖經得罪名教者所宜首先黜去至於賈逵吳澄則劄中不並請去未知其意如何而達以經傳解詁雖得通儒之稱以不修小節見譏至其論說義理全主圖讖傳會文獻以媒貴顯為史家所深貶則此與何休註風角等書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亦不容仍留殿食之列申張申黨一人

並祀其誤莫甚去黨存裱在所不可已也今之論者或以為大
行陞黜一遵中朝之制則可也今既不然只從其黜未免有異同
而於其黜之之中有所取舍尤涉非宜抑臣愚意有所不然者
其從違亦有不可一遵中朝之制者如陸九淵王守仁異端之
學惑世誣賢者其可以中朝之增祀而一例苟從乎

行判府使金壽興議左丘明以下從祀聖廟始於唐之貞觀逮
及明仍因襲謬自有馬端臨之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竟不行
及至嘉靖以孚敬之一言斷然改正此所謂一洗前代相襲之
陋未為百世可遵之典者也今若就中朝釐正者而論之則可
陞者陞之可黜者黜之然後可無異同之嫌而如祿章迺平之

必先陞祀必欲闡明止自程門下至紫陽之淵源統諸則意固
有在與他儒之見漏者有別姑未可及於后蒼王通歐陽脩諸
人而至於當黜之人其功德名實未及侑食於夫子之庭者苟
且仍存安享百世之祀決非明世教淑人心之道當此聖上丕
顯文謨修明墜典之際斷行一如世宗皇帝之為則豈不大有
光於前烈乎第念林放雖不載諸弟子之列蘧瑗亦非及門之
士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先儒以為可為人師鄭眾盧植鄭玄
服虔范甯翼經之不可不記而我國無可祀之鄉則並不必罷
去此外如秦冉顏何雖曰字畫相近之誤既未有所考則恐難
輕易舉論最是申張申黨明知其一人者具在程敏故之疏嘉

靖所以一從邢昺註疏所載去申黨一位者也公伯寮苟况戴
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不合祀向皆有
先儒定論臣不敢為疊床之言

判中樞鄭知和議曰未及釐正因循至今前輩長老亦嘗論列
於章奏久矣修舉廢墜正其註誤此正其時

右議政李尚真議曰重臣創辭義取從周意在正誤茅其所厘
正有改陞有有黜可行者三而只行其一則反不如全不行也
當皇朝厘正之日改題 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顏子以下俱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聖殿而曰先聖廟其言有
曰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王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封公封

王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之道一均悖亂曾謂責家臣之詐而
易大夫之簪者其肯安享斯名况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臣
子者強加以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因太學士張亨敬之建言
一改千載之誤而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者也此固義正辭
嚴如欲厘正在所當先苟能行之從周正名無大於此至於后
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諸賢皆已見陞而我國未嘗遵行此
又斯文大欠事不此之為而獨於黜享事謂之從周斷然行之
亦恐於義未穩於事未備也

司業朴世采議曰祀典陞黜實斯文莫大之論蓋源於宋明諸
儒改定於嘉靖之世而當初取舍已多可議厥後追行似有難

然若姑依從周之義務欲一一遵行則已今乃無他變通而只循剛黜之一例未知允合於義也

前執義李翊議曰從享厘正一款乃前人已定之論願一依皇明釐正以破千古之謬

上下教曰文廟殿食至重且大豈可苟且因循以取濫祀之刺乎公伯寮等之諸人不合廟享已有先儒定論而率高中朝厘正則值此陞享之日克舉未遑之典不容少緩也其令有司公伯寮荀况馮融王甌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夫子庭俾正註誤而一人分配尤甚無謂亦令去申黨宜矣

朴泰輔疏論文廟黜享又斥李端夏

校理朴泰輔疏畧伏見昨因金錫曾劄及諸大臣議有公伯寮荀况等九人黜去夫子廟庭並去申黨之命夫聖廟從祀之典自有唐以來代各增修其所取舍出於一時君臣意非有定見真識權度斟酌定為千載不易之論故自今觀之人物不無疏累而事體亦多苟簡後世有聖人君子者出議當禮度制之而任則其必在所厘正凌矣然苟非其人而妄議僭論其所厘正猶未千載之為定論則反不如仍舊貫之為無罪斯舉可謂重矣當今之世未可遽得其人而任厘正之責則與其以草草意見變改歷代之舊章所謂不如仍舊貫之為無罪者不可不深念也今日臣隣識慮不遠不思補導 殿下崇謙悒之道守慎

重之德以匡弼聖質之所偏卒然賢 殿下黜斥先賢析毀重
典殿下乃一筆抹去而不少持難舉措率爾聽聞甚惑此弊所
漸恐不止為一事而臣實瞿然誠願 殿下亟收前命以示重
典之不可輕議因復察於本末緩急之變而知所先務焉又曰
吏判李端夏襄在甲寅擢進 先大王行狀有命添補禮說首
末天威之下懼惶惑喪其所守輒載刺語既又知公議之斥
乃更為彌縫彼此之詐投進一疏以為字畧昌明自非庸沅常
思通志共事其為人所嗤笑者固已久矣頃日將以驪陽府院
君閔維重別設一司於常職之外重其權而授之曰此職非國
典國舅兼之無不可此殆出於掩人耳目求媚上下之意又不

但前日迫於嚴命喪其所守之失而已今乃擢之於上卿之列
位冢宰之重望不可仍寘云云

備忘記曰噫當此災異荐疊國勢掣抗之日雖使大小群工務
盡寅協共做國事猶懼其不濟而矧可勒成情外罪案以起朝
著不靖朴恭輔疏中第一件即不宜默享事此出意見之各自
不同不必提起而今以甲寅事乃敢追劾於了當之後務為深
刻之論已極寒心至於曩日憲長時疏語別無所失而抉摘文
字肆然搆誣尤可駭異身居論思輕朝廷蔑公議之罪不可不
正校理朴恭輔姑為罷職

領相金壽恒劄畧伏見朴恭輔疏其首尾條列陰譏顯斥者無

非愚臣之罪夫聖廟陞黜事體至大而以臣之蒙學淺識擬當清問而忘有所論列其僭率之故臣亦自知其罪識者之誚責烏得免乎既曰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論禮制度之任然後始有厘正云則雖有學識地望百倍於臣者猶不堪任厘正之責况以臣草草意見妄識僭論其罪不亦大矣乎其所謂今日臣隣識慮不遠不能補導殿下崇謙悒之道守慎重之德等語真是劫至之論而若論其不能補導之罪則臣實為首其何辭以自解哉末言經幄之臣以言獲罪大闕後弊惟聖明深息而財處焉云云答曰當此時事艱虞人才泯然之日恭輔身居經幄未嘗進一策舉一人以扶國勢乃以情外之言肆然醜詆

終至於狼貝去國而後已其心所在誠未可知也如此之類豈可諉之論思而置而不罪乎是亦意見之不逮也於卿俱無難安之端安心勿辭

右贊成金錫胄疏畧頃者朝家方議文廟從享舉累朝未遑之盛典從祀厘正宜及此會臣平日於文字畧有所窺故敢陳淺見其所言採我朝先儒定論非出臆說而及至聖上斷然行之則臣亦縮息不安矣今見朴恭輔疏其意以為不能正令世之士而欲正先儒且曰在堂上能辨堂下人此則誠然而如楊雄朱子書以莽大夫久享聖廟至明朝始黜黜享雖重豈終不可行哉

禮曹啓曰從祀吉日以五月二十五日從祀六賢位板式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文肅公黃幹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啓依所啓施行

上恭靖大王廟號

九月吏判金錫胄請追上恭靖大王廟號 上命議大臣儒臣領府事宋時烈議曰國家初業之初不幸有奸臣鄭道傳之變太祖大王因不堪漢上皇豐之沛戀畧駐清蹕於北地遂禪位於恭靖大王大王自以遠違定省之禮又有太宗大王豐功盛德萬姓故心卽位之初卽有讓德之意而以太宗謙退不承黽勉二十餘月太宗大王憫其謙抑之心遂抑承明命及其昇遐

後太宗體平日謙抑之心不忍以尊榮之號強加陟降之時夫恭靖大王允恭克讓之德知時識勢之明迥出千古太宗雖體平日之心及乎同陞太廟而獨享徽號之時則必有不妥者矣此在今日所當深思體念云云

上下教曰我朝列聖皆有廟號而况以恭靖大王豐功盛德徽表之稱尚今闕焉豈非國家一大欠缺乎追上尊號少無不可令該曹趣卽舉行 領相金壽恒右相李尚真判府使金壽興鄭知和啓恭靖大王廟號臣等與二品以上齊會謹此議定以入

至是追上恭靖大王廟號曰定宗加上謚號曰懿文莊武

領府事疏論文廟從享仍請文元公從享

十二月文廟厘正收議領府事宋時烈病不獻議至是追上疏畧重臣所欲去者非但中朝所已行者其所論可去之實皆有證援則雖其謂顛撲不破可也又曰我朝從祀多至八人而未保其粹然皆出於道故章甫之徒或不無竊議於私不厭於心者矣臣每以為與其不審於初而起疑於後不若致詳於始而有辭於終也然而地偏氣局未有大眼目大力量人出而厘正則姑將因循於龍衣以待在後之百世也至於宋朝三賢亦不無可言朱子嘗云延平聞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又書延平之沒而曰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

至是亦得其傳然則其淵源所自可謂端的矣然朱而子於滄洲之祠只祀延平而楊羅則不與焉此豈無所以然耶至於文成公李珥事以為延平稱道朱子不諱其從遊道謙之事昔文純公李滉稱李珥之不諱前事亦是延平之意也或又謂龜山何曾變形如李珥哉臣又答曰其心既已沉溺則變形與否非所論也然文成公之不為變形備悉於文忠公張維之辨證况以文成公八山時詩序觀之尤可立乎其與一高僧問答也其僧必稱措大措大乃士子之稱若已變形則當以等輩稱之豈肯謂之措大哉然則文成公不必較量於龜山雖以張朱子言之未見其懸殊也又曰惟其當去而不去亦有其人胡元

之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仕於元雖非失節而是失身也
是蓋內夏外夷春秋之大義也臣嘗以是陳白於聖祖則聖祖
以為正當之論而惟其有煩聽聞故密使近侍諭臣以難復之
義而因陞黜之舉泛行斥去則似無痕跡矣又曰顏曾思孟之
父子位置揆以天理人情宗為未安若依中朝例依啓聖廟而
顏路曾皙孟孫程珦朱松蔡元定配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事
體完備矣又曰朱子於經書史記無不厘正而獨於禮書未及
證定此正朱子所謂遂成千古之恨者也是以故文元公全長
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珣既已盡受其說驗之於心而體
之於身然後晚年專意於禮書蓋以勉齋之書猶有可憾而不

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
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
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趨向異道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
謂盛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釋周禮之文尚且與於聖廡
之享况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必須博議於搢紳館學
又廣詢於外方章甫俟其無所異說然後行之果若議論不成
則雖不得行亦何恨哉 上命議于大臣儒而處之

領議政金壽恒議曰許衡固是宋元間名儒其學術行義當時
既皆信服後世亦多推重今茲請黜意所有存則雖不必索言
以煩耳目而今日此論寔是所不可無者惟在 聖明量時度

義而處之至於文元公金長生以先正臣李珣之門人授受淵源正脉宗猶勉齋之於朱子也其德性之渾厚學問之純深固已為一世之宗仰而若其專意禮學有功於世教則又是我東諸儒之所莫能先者也宋時烈以其門人平日所親矣而見知者有非他人之比則誰敢有間於其間哉存其視兩漢群儒以經之功訓誥之學並列於聖廡者其功其學不啻過之則服食之享誠無愧矣

左議政閔鼎重議曰我東禮學之精熟至于金長生無復遺憾陞殿廡俎豆之列者捨斯人其誰

行判府事金壽興議曰是宋時烈之親矣而知者其禮學之大

有功於我東不啻勉齋書之間則誠無愧於聖廡祀享事體既重則亦難草草斷定先以兩賢臣之已下成命者亟舉盛典此則次茅熟講而定之似為未晚

判府事鄭知和議曰宋時烈以儒林長老今劄陳辭義明正如臣不學蒙額加以病昏垂死有何淺見敢為容咏於其間哉司業李翊議曰文元公金長生服食之議人無異辭若以事理言之則事固有一言可決亦有多言而不可從者顧事理如何耳

海西嶺隘防守節目

壬戌八年正月備局磨鍊黃海道嶺隘防守等事目啓下一曰

洞仙一帶嶺隘防守以近處屯田募卒作隊為之而其屯長或
陞僉使萬戶或因其別將之稱皆以曉解軍務者擇送一日遂
安聰明屯在民五里件隱峙東大峴三嶺近處以聰明屯使之
分守三嶺一曰遂安防垣最是要路而上有明元岬嶺泥嶺汝
次嶺等三嶺以文山二所屯移置防垣洞口而革屯監改以萬
戶使之兼三嶺一曰板積院在遂安瑞興之界乃中和黃州祥
原眾路之會而處於大峴馬踰良坡三嶺洞口且近件隱峙東
峴兩嶺路此最要衝必守之地而其近處只有監營善積屯以
此屯移置板積而別將加召募之號擇差一曰位羅屯在良坡
嶺內雖外有板積之守而嶺內亦不可無備屯所則仍存舊處

設立萬戶使之把守接應一曰新唐屯屏風屯合為一鎮而設
置萬戶使之把守自隱瓦峴老坡等三嶺一曰所已兀汗兩屯
亦合寘萬戶使守酸梨嶺一曰慈悲嶺路極險非賊必入之地
而嶺下有慈悲寺有事則本官定送軍卒若奸人與守僧合力
守備監兵營量宜添兵一曰黃州易界蕪草乃兩嶺路狹傷有
深源寺寺下有頭用屯屯監仍舊號擇送率屯卒與寺僧分守
兩嶺而賊勢強盛則監兵營亦為添兵一曰慈悲深源兩寺自
侵雜役使僧安集一曰佛地屯在黃州之地古界內東三屯在
黃州之上嶺下此三屯亦仍別將之號而擇送各守當營而賊
勢若盛則監兵營添兵防守一曰件隱安心峙舊洞公介在黃

鳳之間近處無屯有事則監兵營遣兵防守一曰洞仙棘城則
正方山城在其兩間兵使入正方把守而棘城際海野頗廣難
守多種樹木使虞侯句管長養一曰洞仙及諸營必有樹木可
有益於防守而令火田遍滿山嶺濯濯使本官嚴禁火田及斫
木之患使虞侯春秋巡審監司以此為守令殿最一曰嶺隘所
屬萬戶別將一體殿最一曰屯平召募時依各屯例只以流民
募集作隊而本官原籍之民則一功不許入屬以杜本官失民
丁之弊一曰防垣板積兩處別將萬戶勢難固防守垣谷山府
使主之板積遂安郡守主之各舉兵來守而瑞興不雖能專力
於板積必須相機應接俾無掣肘之患一曰遂安谷山前屬瑞

興大峴山城而今嶺隘守備最緊兩邑倉穀軍器雖置大峴而
邑宰邑兵專守嶺隘一曰監司僻在海曲形勢隔絕命令不能
趁時相通今宜於瑞興山城設行營若有敵患監司來駐此城
以為嶺隘應援若有海警則仍守首陽本城應接事永為定式
一曰寧邊鉄瓮城甚完而倉穀甚少令監司從速運入城屬各
邑所儲及近處屯倉於城內而本府亦為撤入使之恒存數三
萬三四朔之糧事分付本道

許璽許瑛獄事

十月時當庚申治逆之後金錫胄慮逆黨多漏內通於上外通
於首相以益勲為御將詞察可疑者益勲聞前守門將許璽及

從弟瑛居在江郊恒發惡國不道之言而前兵使金煨廢處江郊與重為隣遂令金煨訶察重瑛煨與重瑛日日相對輒發凶悖不忍聞之說重言與前監司李德周前監司丁昌燾共圖大事且言黑夜之中多發火箭於京城中使人心驚擾多備金吾羅卒服色使人著朝服詐稱金吾郎多牽羅卒口稱上命大臣以下諸宰一時結縛則事可當成而渠貧甚無以措備火箭等物云金煨之異姓再從弟全翊戴者曾為柳命堅幕裨自言詳知命堅有逆狀仍令翊戴訶察命堅有金重夏者與閔黯相親又令重夏訶察黯而盆勲頻頻來謁於驪陽府院君言其訶察之事狀且欲上變驪陽止之曰重瑛等固是逆賊而姑無設施

布置之事徃先上變則事必歸於無實益勲性燥不能耐十月遂令金煨上變先是煨言於重瑛曰火箭則吾當辦得云而若造給則又恐即為作變姑遲之及是上變之際始自御營廳造火箭送之重家重家搜探時雖得此物而重則實不知也煨之將上變也請與翊戴同告益勲命軍牢一獲使之階徃翊戴家煨見翊戴言多虛疎遂棄翊戴而渠自上變益勲遂拘囚翊戴於軍門金重夏亦追後上變於是京城震動扈衛宮闕設鞫按治重瑛皆承欵伏法而問及火箭事輒勃然曰吾所不知之火箭何以問我耶云李德周丁昌燾皆不服而死獄事垂畢益勲又詣兒房密啓翊戴事柳命堅閔黯被逮與告者對質告者皆

屈柳閔皆放而獄竟

丹巖
記事

辛酉八月監試有一空皮卷乃告變書而所告者卽南人十
三大家也遂堅封密入上付之金錫胄使之訶察時逆亂甫
平人情危懼金錫胄未及察其踪迹釋將八相乃付其事於
御將金益勲○蓋上之密托於金錫胄之密托於金益
勲事甚秘密人真得知是時新進少輩自稱清流自追錄勲
後大加擯斥勲戚及聞益勲資煨銀貨誘引璽瑛大不是曰
誘人反逆甚於自逆云云

趙持謙疏劾金益勲

大司成趙持謙上疏云云臣竊念獄者萬民之命不可有所低
仰而疎密之也近來治獄緩處或至太緩急處或至太急臣竊
未曉也全翊戴誣告柳命堅之事有三件而其一件則翊戴所
做出也二件則金煨所指啖而戴翊初無上變之意金煨萬端
誘脅之狀盡露於面質之時夫為人教誘而誣告論其罪狀其
間幾何而不復究問只施徒配薄罰臣未知此何法意也若以
為煨有告變之功雖有罪不可問則甚不然也朝廷之酬報其
功已過矣鞫問之後更令槐棘之臣讞議酌處容或可也何可
以其微勲並與他罪而不問乎翊戴重夏之構虛誣人驚動朝
廷厥罪惟均而煨之迫脅翊戴幻出孟浪情跡一套翊戴伏法
之後群情方且為快而重夏及煨猶未正罪獄體乖當人之失

望有不可言而翊戴之獨死豈不為冤乎伏願聖明亟從臺章以肅刑政

南九萬疏論獄情

判書南九萬疏畧金燬等所與為同謀者只是許璽一人也璽之為逆渠既手自成書箴之囊中作變諸具亦多現發承欵伏法然其所謂凶書列書近日廢棄人之姓名或曰謀主或曰叅謀或曰某人為相或曰某人為將至於近畿重鎮亦皆有預擬人之若使璽賊之所連謀果如其書而其所布置悉出於謀主則李繪等之與璽交結相為和應刺探其情者殆將一年半歲而至於金燬則名位稍高倚杖必重且是李德周輩所嘗知名

同為坐廢之人則謀為如許事惟憑璽賊之口以為架梯連臂之地而終無一會期之相接一言語之相親者豈理也哉且其所謂某相將者無情宗則安知其謂謀主叅論者獨不虛妄耶當獄事之初發也事體嚴重毋論虛宗既發於賊招在鞫廳之道惟當請刑而已及其獄事端緒既著之後則事之虛宗罪之當否亦可知矣然且置之疑信之間施以流配之典者亦恐於法不當也且聞賊璽之初告德周也鞫廳亦不以璽言為必信而不即請刑使之面質則璽於德周家舍向背皆失其宗言窮理屈不能更辨而刑推德周則乃出於面質之後此尤人心所疑惑也金燬之不與德周一相面而只憑璽賊之所傳說云者

已是必無之理至於重賊之出入德周家者又故虛妄則德周
疑若無干預於重謀矣且聞金重夏所告秀胤以為惡國不
道之言終於杖斃重夏之不被誣告之律者賴有此耳臣意所
謂上變者惟當告謀逆之人而已凡若怨謗亂言言涉朝廷者
人皆稱以忌變聞諸國家則非但舉國之人皆將重足而立亦
豈古聖不罪誹謗妖言之道哉以此謂重夏所告非全然無案
欲有所容貸者臣誠不知其何說此獄端緒大畧如斯故人心
之排鬱閭巷之竊言久而未已近者臺閣之言不擇不裁誠有
矯激而過中失當者矣朝廷論議猶不失以當為罪而斥之者
誠以此獄實有不足以鎮安人心故也特命有司更加讞議覈
其情實平其枉直雪其死者宥其生者則此實當今消災導和
之一事也

臺啓請金益勲罷職

執義韓恭東司諫徐宗泰等啓請御營大將金益勲罷職金煨
全翊戴金重夏等按法屢啓不允經年未已
時獄事既畢以革群起紛然請罪益勲而其措語有若重瑛本
無逆心而益勲引誘釀成者然而以兒房密啓故之誣告又請
斬金煨全翊戴金重夏而金煨則渠之所告之賊雖已承款教
誘翊戴使之誣告為罪大臣金壽恒則以為益勲無可罪之事
煨則知翊戴之虛疎不許同為上變所謂教誘翊戴者寃也翊

戴則所告命堅外又有宗室秀胤者多發不道之說秀胤雖不
服而死其實狀不啻明白不可謂誣告重夏則雖果誣告若殺
之則日後告密之門將必永杜雖有逆節國家何以知之有閑
後弊不可殺也閑鼎重則以為益勲受命詞察而處事多踈謬
終致獄事不察不為無罪若律止罷則削可也今乃直斷以誣
告而至謂之引誘釀成則臺啓極不韙煥事領相之言是也羽
戴果有告秀胤之功不當殺之而秀胤既不承欵伏法雖殺之
無惜重夏則不殺可也李尚真則以臺啓為是

丹岩
記事

李玄錫流中途

時領議故金壽恒白上曰領府事宋時烈年紀已暮雖不可任

以國事而招致廟堂則亦可以尊德務式士林豈不有益乎且
即令開進頻數日氣稍涼似當益加誠禮而致之上曰即令災
異荐出而儒賢去國予亦欲致之矣大臣之言如此當盡誠招
致遂遣史官宣召至是造朝上特命除肅拜入對承旨李玄錫
上疏以為臣曾奉宋時烈論罪之啓今當聖上尊禮之時職在
該房奉行禮待等事有內不自安者語頗侵劫劾文博士李頤
命上疏論斥大諫又論之時烈不能自安上疏陳情仍乞休致
即出東郊因至驪江

大臣入對領議故金壽恒啓曰即令諫院以玄錫遠竄之啓爭
執已久時烈想以此為不安而其在家明辨處置之道恐

不當置而不罪也且事有從微至著者向來凶徒以禮論一款籍為時烈之罪案終乃極之於貶君亂統之罪倘非聖明在上時烈何以得保其生乎聖上大覺前事之非到今禮待之隆迥與尋常此誠千古罕有之事也茅前後引接一不說破故一種不逞之徒以為自上拘於時事變改外示禮待之意而禮論一款尚未釋然于聖心以此一節作為欄柄以為日後執言之地玄錫之疏亦出於探試之意也上曰玄錫乘機投疏妨賢病國之狀予已洞燭其疏雖無顯斥之言終使儒賢才入旋出其為情狀極為凶慘臺啓非不欲允從而抑恐領府事以此不安故尚未允從矣卿言如此特為參酌中途付處

韓叅東避啓

癸亥九年正月執義韓叅東避啓畧有曰金益勳盤據族黨勢成威立向日益勳之初密啓誠可駭使翊戴等果有宗狀而益勳聞之則何敢一刻留置而私自拘留累日淹延末乃托變代告而鞫問諸人終無端緒益勳情態盡露夫益勳平生行已依藉門閥起身白徒無片言之可錄恐一惡之不備涎垂逆家之財而取其婦手擢文士之稿而囚其家相臣之騎躬請加鉄則諂媚之態不忍正視蠲減之祝督收故家其他奸淫之行汚鄙之習人皆不欲挽其耳孔尤可痛者甲寅以後奸凶柄國一時士流惟恐染跡逆避四出益勳以儒賢之孫生喬木之家不著

忝辱依附賤積媚悅甚於僕隸恩情踰於骨肉因緣攀援擢至
間任追占勲錄假使益勲有一分微勞亦彭寵之子密也置之
勲班於渠足矣大將之職何等注意之地而似此奸鄙之人司
一國之命令三軍之士乎

宋時烈自驪江入對

領府使宋時烈時在驪江上遣承旨趙持謙以偕來屢日留待
語及金益勲事時烈聞之以為無狀死不足惜少輩甚喜之及
入城聞獄情于主讞大臣金壽恒問鼎重密言益勲之罪只在
於徑使金煨發告未能盡得獄情時烈以為如此則不無衛社
之功今之兩益勲為誣告大非其宗及登筵猶不敢為抹解只

白上曰昔文純公李滉死後其弟子趙穆視滉子孫有若同
至誠教誨俾氣免過失今臣少事金長生其孫益得罪時勲
論將陷大戮臣不能如趙穆之規戒臣即趙穆之罪人也於是
少輩遂以為長者亦變初見時家大變矣

何蕃陳東歐陽澈等建祠

上教曰予嘗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宋之陳東歐
陽澈等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也凡國家之所以廩
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文干祿而已哉予意欲為此三人別立小
祠於成均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者同祀
之似好其令禮官問議于大臣儒臣從速舉行

領府事宋時烈議曰伏承喜讀佛骨之教字內舍血之倫孰不
欽仰大聖人德義哉且以下詢何蕃陳東歐陽澈立祠之舉觀
之益有以見大聖人所作為出尋常萬萬而亦豈非聖人道世
之意也蓋何蕃當朱泚僭竊之日太學諸生多欲從亂而蕃
以泐然一儒生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得濡迹其義甚壯
其功甚大反有勝於李晟等數十萬衆矣至於陳東歐陽澈當
宋朝被兵回極之日痛群奸之誤國愍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
請斬六賊以謝天下請用种彦以却強虜而卒以見殺而不悔
其所學之正所養之厚蓋可見矣今若依聖教別立小祠於成
均隙地使諸生觀感則豈不大有益於世道哉至於作文干祿

之教誠是今日之痼弊今茲一教實為頂門上一針諸生之聞
此聖教者孰敢不惕然而改圖乎

孝宗大王世室

二月領府事宋時烈上疏請尊 孝宗大王廟為世室畧曰書
曰天叙五典五惇哉自堯舜至周孔相與授受而修明者無非
是物而朱子又推演其說曰天高地下人為乎中天之道不出
乎剛柔是則捨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仁莫大於父子
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嗚呼朱子此說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歟然書所謂五典不能以自叙朱子所謂人

道不能以自立故天必生叙之立之之人界此丕齊則堯舜以
下群聖是也其下則周程張朱諸賢皆其人也天眷海隅箕子
東來以洪範之道陳八條之教則夷變為夏吾為東周逮至我
朝聖聖相承功烈巍煥適值國運中否遭值丙丁之變天地翻
覆義理晦塞人道同於禽獸環東土數千里淪胥以舖而將莫
之救也洪惟我 孝宗大王以上聖之姿當九五之運規模廣
大謀猷宏遠蓋不但謹守邦域蓋嘗曰予固以仁義之道明天
理定人心以勅我五典而成敗禍福非予所能逆覩雖其群下
之間未有能當聖心而酬聖旨者以至於功緒不能卓成然使
其聖壽靈長則其不但已也審矣嗚呼上天不仁方鈞遽遺至

今追思孰不殫心搥胷為天下痛恨哉然其所以如此者不過
曰仁義之道明天理正人心以惇天叙之五典而已自堯舜而湯
武而周公以至於程朱其所以立大訓垂萬世者如微我 孝
宗大王則皆歸於無用之虛設矣至今東土之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師友之倫者伊誰之功哉昔孔子作春秋以空言垂王
法而孟子乃列其功於禹之抑洪水武王之兼蕘狄周公之驅
猛獸而以當一治之數者誠以其懼亂臣賊子尊周室攘夷狄
之功不下三聖之施行事也今我 孝宗大王論其德則既無
問然而舉其功則其所以立仁義之道使天理明而人心正天
叙飭而五典惇則其深功著明範圍天地者宜下春秋哉是宜

追崇尊尚形容德義加隆廟儀以為百世不遷之宗以新一代之耳目使仁義常行而天理常明人心常正終至於五典常惇則其在後聖雖未保遽成志事亦可使重陰之底陽德昭著終必有七日之復○荅曰既辭儘合予意當博詢而定行仍命大臣諸宰及三司諸臣而雜議之

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行判中樞金壽興李尚真等與六卿以下諸宰及三司諸臣皆會議無異辭獨朴也采難之朴也采議曰世室者帝王觀德之廟垂之永代而不遷有非臣子一時之所得私則王朝之禮莫大於此至於我朝循而行之祖功宗德更無可議惟我 孝宗大王秉至德躬大義立乎百

王之後克樹華夏所無之烈宋時烈既中所謂明叙秩立仁義之道同於春秋之功者推而極之大義明白其於世室永代而不遷者夫誰曰不然茅惟義理無窮事體至大大論之下或不無甲乙異同之見宜命玉堂博考歷代已行之禮先儒可據之論更詢大臣親加睿定然後庶得無憾於世室大義也

傳曰孝宗大王聖德神功度越千古尊為世室永世不遷窠合今日君臣追慕之願也遂命禮官斯連舉行

貢案裁省議

時左議政閔鼎重自任以經國必欲更張振作與判書李瑞夏請行貢案裁省領府事宋時烈以為此實大易衰多益寡稱物

平施之義而又累朝所欲行而未行者力贊其論吏胥之惡朋
與吏曹叅議朴世采力沮之事竟不行

老少歧貳

時年少臺官自托請論陰擠勲戚自其追錄勲以來尤不滿於
勲臣至是以光南君金益勲論罪事為請論第一件事互相論
啓經年不停時領府事宋時烈入朝吏曹叅議朴世采亦承召
上宋宋時烈以朴世采為少輩所信重勸以調停時議共圖國
事亦白上酌處益勲以為調停上始許之命削御營大將金益
勲職門外黜送未幾持平俞得一朴泰維旋啓金益勲貪覲功
賞賚人以誣人自為告首當遠竄上怒批旨功責斥授泰維巨

濟縣令得一玆島郡守即日促赴官大臣三司政院入對合辭
力爭並命還職自此論議歧貳朝家潰裂矣

初庚申改紀之日首放金壽恒直拜領相而上又教曰領相
乙卯之既以洪宇遠為離間丙宮而其時臺鍊反以離間為
領相之罪至於遠竄予以幼冲未及覺察誤陷術中以至於
此悔恨何枉其時發啓大鍊皆令拿鞫時士類未及赴召只
有朴泰尚輩數人在朝泰尚以承旨入對袪言臺官拿鞫之
大為後樊涕泣力諫而止之辛酉間金鎮龜為金諫追論此
事以為其時上教枉為嚴正足懲為人臣懷私罔上者而泰
尚反泣鍊而爭之大害義理請罪之聲自庚申以後年少名

沅爭以排抑勲戚為務自謂清論趨附者頗多及鎮龜之發沅
此啓也鎮龜即元勲國舅萬基之子也少輩皆右奉高力攻

鎮龜已有分黨之漸

丹岩
記事

是時領府事宋時烈以三朝元老一代儒宗庚申萬死生還一
來謝恩未久故鄉至是上至誠招徠吏參曹議朴世采亦以
儒賢承召上來時烈入筵席上問益勲事時烈對曰益勲昂
臣先師之孫也使臣平日戒誨出於至誠俾不陷於惡則益勲
宜至於得罪明時乎此臣欲待罪處也其後臺臣韓朱東以益
勲事避嫌啓有曰盤據族黨勢成威立金氏諸族自萬基以下
泣訴於時烈以為時議不獨欲殺益勲將欲亦其族時烈不得

不動其心後救益勲頗力少輩甚不滿專以世為領袖乘於是
彼此相攻朝廷大鬧而朋黨各分不可收拾矣時烈與世采相
會曰朝廷論議無以鎮定益勲罪止削然而臺啓可以收拾則
吾當勉從而使臺校殺君之責也君可宣力否世采許之時啓
烈入奏筵中曰益勲事紛二至此若允削黜之啓則庶有鎮定
之望上遂允之其後臺鍊旋發遠竄之啓時烈以為言不見
信即日歸鄉世采亦決故自是分裂益甚更無調劑之望而
上以首相之言為重故終不從臺啓

丹岩
記事

先是南人以為庚申獄惟柙堅窺覲非聖罪止其身足矣然猶
異於犯執之亦尹鎬輩則謂士禍而視清城猶家貞尹極是權

認之婿極之弟推又李樹之婿權李則是南人巨擘而權愔及李之子三遠亦南人之最傑者也極推多與愔三遠相處庚申之獄所聞者無非愔三遠之言極遂入其說以清城為後日大禍之魁且自意先生自巨濟來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為異矣及先生上來聞獄事乃曰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極果夫魄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為如此若從此爺必如畢齋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其援及得和叔顯有叛背之跡矣先生欲請太祖微號事赴台至京邀和叔同入和叔曰尹子仁可招而來先生曰第招之和叔白上招極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來和叔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遂往見極謂和叔曰追錄勳

指光南完寧也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峰也時態指先生也極曰此三者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仍留和叔與之同寢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愔三遠之言以為若隨尤庵大禍將至和叔遂大惑喪氣而還凡其言議務為依違模糊以顯異於先生於是氣像大變論議潰裂將欲並與先生而傾陷之

尤庵年譜

時宋尤庵時烈朴玄石世采二公但造朝其前有金光南益勳事為清議之第一件而趙光甫

指

謙

韓魯瞻

恭東

輩主張之時

光南在東門外尤庵自鄉由東門入城而不為相問入洛與玄石同事而玄石方為清議領袖故尤庵於光南事亦無涯異光南諸族無敢出八宋門者矣後與朴論事不合朴子恭殷後

傍有言以王雱責之而追宗世室等事大夫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宋門可以崔羅矣諸金因此會復得出入其所懲通無所不至未久道中救解先南而論議始復得不合

崔良齋奎瑞謹

庚申改紀後朝著清明未幾有老少分拆之事其源蓋出於扶抑之異同益勲為御將以危疑之際有密旨詔察士成屢起告獄廷及搢紳或多不實逮捕相屬京中上下莫不危怖益勲素多覺諫今因金煨告變事反全翊戴金重夏密告事益勲見房密啓而反其連鞫皆歸誣告矣不悅者乘機攻之甚力此年少一隊也老成諸公以為益勲雖有失係是為國家討亂賊則不可深罪而眾怒難遏只以請罷其職少輩猶不快更發遠竄之

啓宿慝新罪靡不臚列擬欲殺之而後為快老成諸公調劑不能得畢竟清城金錫胄以右相白上出補主論者趙持謙吳道一於外邑以鎮之而老少之分裂莫可救矣浮薄者為之語曰少論都監提調李尚真都廳二趙持謙韓恭東郎廳五吳道一俞得一朴泰維徐宗泰朴泰輔蓋老成中同於少輩者惟李尚真一人而已故云

宋時烈劄引答因乞致仕

領府事宋時烈劄畧昔文成公李珣以俗論為害事之大者今則加以訛言而訛言之害有甚於俗論以臣所遭言之臣迫於嚴命終不敢堅卧仍欲面乞殘骸而已實無他念也而臣之未

入也謂臣欲救金益勲而來也及其既入則又以為欲罷錢貨
夫錢貨之行宗紓男穀女布之用則其在公私俱有所益故臣
常恐其或罷寧有欲罷之意而乃做此言使布民頗失其利其
為飢民之害孰甚焉至於近年京外皆以畜猪為業臣固喜其
因此而殺牛之弊漸除也今乃反謂臣上疏請禁使兩西猪商
中路狼貝失其本利而收其害於西民口食為如何哉至於麴
蘖華釐之禁固皆法令之所當申者然本不出於臣議而或埋
或焚者皆指斥臣身詈謗議有不忍聞至於益勲之事則尤
有異焉蓋益勲是臣師門家子孫則臣宗有兄弟之義觀朱子
於劉珥李信甫其義可見矣然臣於益勲終不敢一言相救而

只於前日畧舉趙穆事自引其咎者誠以臺啓方張不敢沮培
以惹鬧端故也雖以當事大臣之知其曲折而猶不敢明其實
狀則况如臣之衰朽願何敢出氣力以救人哉今乃反謂臣伸
救益勲不遺餘力此實非臣之所敢知者如臣不肖固無足
言而雖以朴世采之儒林重望猶且不免焉世采於益勲之論
亦嘗憂其過重而功欲鎮定焉願何嘗有峻激之意而乃有挾
助臺論之說今日訛言抑何甚歟如此不已則 殿下於世采
等欲雖委任責成亦而恐其不能展布臣於此誠不勝其深憂
過慮竊願 殿下之不知也之至於貢物變通之舉雖出於不得
已而實大易哀多益寡補物平施之意也臣自孝廟朝嘗膺是命

只試於一二事而遽遭天崩之慟至於先大王朝又與今左相
共議而聖明靳許以至於今伏乞 殿下更垂憐察特許休致
俾於就木之前得遂至願則一朝瞑目更無所憾矣臣不勝惶
顛之至

仁祖大王世室

三月刑曹判書金德遠疏曰孝宗世室已卜告廟之日亦惟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功同勦業應為不遷之廟不待當桃而知
之若謂日後應行而獨不并行於今日則不啻有先後失序之
譏而恐有礙於大臣所引漢朝太祖太宗一時追尊之議也
上命議大臣儒臣金壽恒閔昂重宋時烈金壽興鄭知和李尚

真及朴世采李翔等皆以為仁祖大王撥亂反正功烈寬卓當
為不遷之位以漢祖追尊太祖太宗之例論之則孝宗大王尊
為世室之日並行告廟似亦有據
傳曰仁祖大王撥亂反正之功應為不遷之位則不必待當桃
之日并行告廟誠為合當仍命並告宗廟

領府事致仕教文

領府事宋時烈致仕奉朝請○王若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遠即
周雅未夕之願若其有德不得辭謝乃虞朝尚年之規然念強
拂勤懇之誠亦非禮待儒賢之道茲姑副休致之請寔益功勉
留之衷惟卿純粹之姿剛大之氣接闕洛淵源之緒允為海東

直儒自乾坤翻覆之初獨扶天下大義始抱道於林壑若將終
身夙系望於安危未果忘世荷孝廟之殊遇與群賢而彙征曰
學即同於甘盤何待風沙之夢訐謨日進於前席不啻魚水之
歡晚膺末年之復返實贊大志之肆奮受委軍國之務竭力開
濟之曷風旨激揚揚常經而不泯機謀密勿究秘乘而可徵既
挺砥柱之高標將贊雲臺之偉績風雲相感際會最盛於千秋
予鈞先遺悲恨奄纏於百代故寧考致敬架篤思舊人曷功有
終爰登庸於廟堂幾訪修攘之策雖退處於田野不渝尊庇之
忱當幼冲在疚嫫而奸邪為謀滄滄彼讒者成是貝錦莫悟嫫
盜言之孔可吁嗟乎不承權輿竟致荒裔之遠遜惜兩朝契合

之密予不及知俾六年幽囚之罹悔何可追迨堅冰之馴至即
漉雪之幸消蓋保全若有所扶惟消長自無不復取兇徒授界
有北戒金柅之始踈迎碩輔旋歸自東喜赤鷁之復覩程叔子
謫裏髭髮不變昔日之容真西山夜半陳論摠是析天之本非
惟小子感悅况披霧而快雲抑亦四方瞻聆若祥麟而瑞鳳仍
賓師之舊位依元老之弘猷衛武維德之隅可取比於淇竹傳
說交修之益早著羨於商梅纔以慰側席之思何遽作初服之
詐在頃年八對之際柝請既至再三暨前冬赴召以來封章又
過數十久西樞之間適只軀執謙之心許東洛之優游奈非仰
成之志予嘗以古人追先帝之義為望卿每舉大夫致其事之

禮為言言念時艱罔知收濟顧瞻朝著誰與有為卿辭愈勤固
有難於強迫予意尤切所以久而遲徊繼見陳劄悶愆和之決
月爰諮僉議勉允請於引年為安旅邸之病懷姑從巽讓之雅
意名遵故事縱月朔之一朝道在相須願晝日之三接惟其篤
棊之實自無間於始終至於憂愛之悰亦豈異於前後留輔寡
德已知不食乎前言備將微誠申諭如謁之至意卿宜忍棄予
而邀遁予則所望卿者深願養精神庶無妄之有喜誠誨朝
夕冀不逮之是匡如國家政令之有疑當倣漢帝之就問苟朝
廷利害之攸係宜效富相之進規入詣經幄之班可以納此得
見與聞籌司之事亦須在官者同業已遠遠恥而長廉則何妨

鞠躬而盡瘁流年遲暮固宜有休佚之請世運循環夫豈無轉
移之會莫謂懸車而退終不得輿之休常珍致優視凡例而自
別先揖及爵考往典而當行重與大臣徵士而講論屢遣近侍
冢宰而宣布頻繁進叅之節自有稟定之周詳丁寧奏對之辭
益見忠悃之懇惻云云於戲詢茲黃髮哲后之謀猷無愆矐彼
中州君子之經論非晚已令肩輿來造佇聞金玉之音無將手
板付還便起山林之興盍念勉從之旨庸殫共貞之旨故茲教
示想宜知悉知製教趙
特謙製進

太祖大王加上尊號

四月奉朝賀宋時烈上劄請追上太祖大王尊號畧曰尊號之

上非古也然本朝自世祖初始至宣祖又進大號太祖大王
朔業堯統功烈如何而崇極之道反歉於二祖既進者不可追
改則無寧追加於太祖以安二祖之心

上優答之名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與儒臣會議以為崇
奉尊極之道不在徽號字數多寡上亦難之伊浚時裂登對時
又進劄曰今諸臣廣引唐宋故事以為言然以大明及本朝徽
號言之則分明以多為貴也而今二祖之號反多於太祖其於
所謂孫以祖屈之義何如哉且以位版所題觀之則尊號錯陳
間排無復齊整且以八字之內四字是尊號則謚號只四字而
已然則列聖謚號皆是八字而太祖只是四字列聖諸位反有

加隆而皆有所不安者矣且程子論謚以不當其實為不正
夫我太祖之開國垂統至今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威化
回軍大義昭如日月也今於尊號謚號皆無此意每以為歉然
也故臣意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則既合於程子之意而其
所以慰二祖之靈使無瑟縮不安之意者實在於是

上引見諸大臣更問尊號事領府金壽恒左相閔昂重判府使
金壽興等以為宋時烈劄既言舉義回軍之意不可無追上之
舉前劄所謂不敢質言者蓋此也前日會議只在字數多少故
諸議不一今以太祖謚號只是四字列聖諸位反有加隆為不
安而且以威化回軍之大義不入於謚號為歉欲遵皇朝加上

之禮臣等於此無容別議

朴世采獨以回軍祖回軍之舉假借大義以濟其化家為國之業而未必出於尊周今日臣子雖不敢指斥亦不必表章乞命諸大臣以品以上更為高議可否以重大禮云云

上教曰太祖追上徽號及太宗謚號一時加上誠為合禮應行節目待秋舉行八月 上太祖謚昭義正倫

尤菴以太祖尊號事屢與玄石往復而終不回聽尤菴歎曰和叔之為此蓋自以為竊附於春秋施貶鉞魯先君之法而春秋乃聖人大權亦所以行天子事者此豈人人所可行而况我 聖祖本無可議者耶嘗一造其廬其子恭殷以中國

人貶斥太祖書示尤菴尤菴却之歸語人曰不幸今日復見

玉雱 尤菴年譜

奉朝賀引咎疏體統

五月時奉朝賀宋時烈自東峽向驪江上疏陳情畧臣猥蒙聖恩已作閒身出其既易其入不難自以為優游自在無所嫌碍矣以故臣於再昨冒暑發行行到鐵原地得邸報中諸臺臣避辭則以體統二字侵困大臣不遺餘力臣意以為大臣所謂體統者如何而紛紜至此耶及到永平詳聞曲折然後始知其言實出於臣口矣惶恐媿慙無地自容也蓋當三司請對之日大臣之意以為前所酌處燬等於榻前者方為始啓之所非而引

咎焉如使大臣意見有改於前日則以臺啓為是而請從可也如其不然猶執前見其所以酌處大為臺啓所攻則不敢以臺諫為非而自引其咎正是事理之當然而亦所以重臺論也而臺諫乃以引咎為非又深斥其不助已見矣夫人各有心迫之使言雖於士庶之賤不可得况大臣乎大臣之事不是則其時三司俱入雖相議彈劾無所不可而至於侵迫使之必言則大有損傷矣臣之妄意如此故適遇左議故閔昂重於途旅先言領相金壽恒之雅量能容人言而鎮定消蠹又因言以臺鍊言之則恐傷體統也不料昂重舉臣姓名以徹天聽以其諸臺之引避而其所為言痛快峻絕令人喪魄臣衰病昏耗不識時宜

以休致閑身妄言始諫之是非得罪朝議而臣聾聵特甚不得聞知敢向京路聞者必笑而怒之矣

先時尤菴嘗與領相金壽恒同三司入對壽恒以前日酌處燬獄之事見非於始諫而引咎始諫又以引咎為非深斥其不助已見而凌踏不已尤菴出於左相閔昂重曰大臣者人主之所尊敬也苟有其失始諫固可彈劾而至於凌踏侵迫必欲使之枉從已見則大有損於體統昂重遂以尤菴言入白于上於是大司諫柳尚運正言李東郁相繼引避譏斥體統之言無復顧忌蓋於是時後輩一隊言議漸益乖戾又以尤菴為伸救金益勲而相與排策之尹拯方且憇患其間暗

譏竊議搖惑一世人心士習大異於前詆訾時烈畧無所難
有俞信一者顯以鄙語詬辱之

左卷
年譜

朴趙既請宋時烈收還致仕之命

於是進士李尚謙等上疏請還宋時烈畧言時輩情狀自是論
議益激衆論如火而必欲自托於尊慕之名乃反以為此有諛
間搆捏之人是時吏曹參議朴世采上疏請依文潞公故事收
還宋時烈致仕之命副提學趙持謙又上疏請依朴世采言施
行宋時烈聞之以為此將益實徘徊啗入之謗遂決意還鄉

左卷
年譜

朴泰維未徹疏論傲跡

閏六月正言朴泰維疏論追加 太祖號謚事曰夫謚號加上

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然猶難相違覆永遠小嫌卒之
以宗廟重典不免為未協羣情之歸云云

既未上徹而既本傳播執義李宏將彈泰維與掌令尹彬爭時
趙持謙韓泰東申琬吳道一等并直泰維竟不得論啓

宋時烈待罪疏朴泰維疏後

奉朝賀宋時烈既畧伏以臣謹治一疏以列前後罪犯兼陳老
病不堪冒進之狀其中最大者大老之補誠不勝錯愕羞愧亟
請刪去也俞信一不諱之言終遭對吏何問也李遂之為臣謀
忠受人詬辱罔極也既才成而適聞臺臣上章峻斥臣以妄論
微號事而以無所異同者為偷合於臣云云臣聞未不勝驚頂

臣之當初所論只以正當 聖明一治之際而春秋之義泯滅
黜未無復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且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亦乖於今故臣妄以為言而 聖明不以
為非俯從而行之矣今臺臣所論如此昔朱子以宋朝廟議之
失不勝痛恨而曰令人求死不得夫國家大事無過於宗廟而
其禮既失則人情天理反戾乖舛故朱子之言如此然則今臣
負犯豈容於覆載之間哉且誤禮執權是臣從前本罪語曰傷
弓之鳥見曲木而驚病暑之牛望夜月而喘臣之惶隕危怖於
是為甚且念臺臣不於當初極言駁正如夏侯勝而縶儀既成
之後乃論其誤朱子所謂徒使威靈疑於見擯彷徨躑躅不知

所歸者不幸而近之矣如使臣初無妄議則今日安得有此此
又臣之悔罪欲死者也且始臣雖在今日亦當則請臣罪而快
神人可也何故只播其論於朝廷不以徹於 天聽使難贖之
臣罪久逭刑章也竊聞朝著問方以此誦誦臣亟當輸身司敗
以待勘斷而臣老病垂死不任上道席臺私次恭俟斧鉞之誅
焉

老少剖判

七月前右議政金錫胄請對白上曰近來朝著不靖分割門戶
有各立私黨之漸而自上深居九重之內何以盡燭群下之情
偽乎竊見近日時輩一種言論人人皆以為我亦尊慕大老云

而類皆陽尊陰斥排管不己此一世變也朴恭維疏中其廟禮一欵若於當初議發之時各陳所見固無不可而至於議定禮舉之後又何敢更為追論乎若係貶損之事群下以死爭之也此則不害為從厚之道恭維何敢乃爾且其疏中如上下皆知非等語專出於臆途此宜合當底道理予既經縣道傳播中外如是狼籍之後仍復置而不論則是不幾於全無是非也執義李宏之發論欲為罷職者是實酌量輕重之言而大司諫申琬軒輕黨私無少顧忌且以深刻已甚斥李宏適之似此處置誠極乖當矣朝著之間舉措顛倒其不可之甚者趙持謙吳道一為最持謙憑籍師長之威尊沮抑多士之論議頃者宋時烈在

還之日館儒終不得為一番勉留之疏者皆持謙之所沮撓也繼又上疏請還收其致仕而召還人臣之出身事君也退以禮尤難雖常調凡流如已年至懸車獲受致仕之命以為終身之美事况此大老八十之年幸得致仕二字而故蓋不啻百朋之珍錫則豈有還奪二字而使赴朝堂之理哉持謙不知非此而只因前疏突然為恠鬼譏間等說人多疑之故復為此還收之請以示推尊大老之意其所用意極為非常他日得志必大誤國事吳道一則為人外似脫畧不解事務者而其中則疑密多有詐較之事矜而傲人且其大段病痛也前為銓即時引進私黨排擯異己最為已甚宋時烈亦嘗非其所為故道一聞而啣

之陰主擯斥之論及其俞信一事出而汲汲製疏給李東郁使
之伸救殊可駭也再昨之疏尤為無據渠方在諫院尚而處置
固無不可而乃於處實未及之前徑先投疏敢為嘗試之計即
今浮薄之論道一皆主張之矣韓恭東則性本固執且不無踈
讜之節而頃於領相批荅中以眩惑疑捱間搆已成心苟無瑕
等語顯有譏斥之語代草王言何敢如是乎且頃於召對之日
既知李宏之將論朴恭維而恭東與持謙不但以恭維不當罰
反進廢揚之言此亦可駭此三人者不可不畧為警責以為鎮
定朝著之地矣渠等他日若能自悔其過盡祛偏私植黨之心
則雖更大用亦何不可乎 上曰東西分黨已成痼疾常以為

慮即今自中又為分黨打成一片至於如此大臣所陳沮抑鎮
定之言誠為得宜於是持謙恭東道一罷職朴恭維貶為高山
道察訪

金錫胄復白曰道一以時烈門下挾丹之人陰主排擯之議雖
罷職若在京必有聚朋儕紛鬧之端且身有疾病姑補僻遠邑
宜使讀書調養為悔過之地 上命於後政補外錫胄以今日
榻前處分強請之上未及葢落復請取官案考之於是小宦以
官案進 上覽之命補金化縣錫胄復曰嶺西道迺上更命補
平海郡旋以平之前守於道一有親嫌應避命補蔚珍縣將罷
對錫胄復曰臣於吳某出補事至達慶所昔韓琦之出任守忠

此取空名勅後填其名如此處置乾剛為貴

於是玉堂諸臣請對辨相臣違奏之爽謬領相金壽恒左相閱
昂重又求對請寢諫憲諸臺文章爭之皆不納

判府事李尚真疏曰畧被譴之臣舉皆務持風裁清操可想不
幸金益勲一事轉成風波大臣動於乘時掀撼之言為此無前
之舉剛直敢言之士一皆斥退則其將置國事於何地云云
朴世采在野亦陳疏匡救及登違奏曰前後皆臣持論過峻連
有遞罷之命諫職雖卑朝家見待與大臣等耳向者金構之在
臺閣時因論李世華事乃有恠妄之教臣僚雖有大小之殊自
與奴隸有別至於邪毒二字乃其天賦之謂也小有所忤輒目

之以邪毒則其貽累聖德當如何哉向諫臣無遜日謝大老之
意今日憲官有侵犯朝臣之故或遞或罷有此譴罰而辭氣之
間誠為過中既已譴責皆臣以安大臣則似當又周其過當之
文字以示重臺閣之意 上曰朴恭維俞得一輩不思寅協前
後所執只是金益勲一事而侵攻大臣措語甚刻今此遞罷只
欲為鎮定今者奉朝賀輾轉不安至於決故而居皆閣者少無
英順之志其在調劑之道嚴旨不可輕易還收矣世采曰議察
非王者正大之道然而危疑之際謀國之策或不免有此舉而
益勲受國重任不能善處上自朝紳下至閭巷疑其心跡喧騰
不止臺啓只循輿情已而且臺論只陳其餘波所及而發非直

侵大老之意也異日大老為至當之論而始諫益加侵犯則自
上痛斥無所不可李翊曰世采所陳臺諫只因輿情本無私意
鄭載禧曰儒臣之言如此當允從上曰雖欲勉從漸成乖激
之風以是持難矣南九萬曰允從儒臣之請似為得矣蓋和同
寅協其意則雖好朝廷之上議論自多當觀是非之如何而處
之不可強使苟同而徒務寅協之故也翊載既以誣告伏法重
夏當次第按法矣翊載死而重夏生則過激之論固所當發至
於燬既有告壘雖有功過相準自上明下是非曉諭群下然後
可以釋其疑阻之心矣上曰臺閣累請金燬鞫問而予則不
知有可鞫之端翊載重夏不可生則尤所未曉也世采曰即今

閭巷人心皆以重夏為朝廷大失誠如九萬所對矣備忘中四
字又周然後實為鎮定之道金燬重夏並遂明白處置而益勲
之罪亦必還仍然後公議得行人心悅服方可為鎮定之道矣
上曰燬重夏之事人或云云猶有可指而益勲則尤無可罪之
事矣

八月少輩自金錫胄遣斥趙持謙等益加憤激朴世采上疏非
斥金錫胄有舉措枉直等語錫胄又上劄以為今若措持謙道
一而為直者則其為持謙道一之所陽浮慕而陰排之者亦可
以為枉者歟加大事長敬老之風已衰順非堅群朋淫之跡日
彰而時議所附互相崇長今日朝著腹心先殞之憂者是果誰

之過歟山林讀書之人多不慣於世情徒以一時故趨帝係戀
顧而終或至於見鐵桶全認賊為子則亦安知時往年邁受人
反覆如今日之於老師歎云云於是彼此轉激無復相合矣儒
生黃霽等上疏罪狀金錫胄以為侵侮譏斥儒賢上怒特命
遠竄黃霽停舉叅疏諸生

館學儒生李箕明等上疏論恭維又論時輩之於宋時烈外而
尊敬而內懷非議使某蹤跡捏抗不能安於朝端請洞察恭維
妨賢之狀克明國家是非之分無復有橫議問於其間然後益
篤誠禮召還大老

上遂下別諭曰噫卿之蒼黃去國今幾四箇月矣缺然思想如
失左右手也仍念卿以山林老曾德最荷兩朝之知遇處賓師之
位負山林之望寡昧之尊信仰成出尋常萬萬且卿盡瘁蒿報
之誠實無愧於古人而亦可質於神明至於論議之間務欲鎮
定其所以發於筵席章奏者無非協和朝廷共做國事之意而
不料耳浮薄之輩因此媚嫉轉侵侮及至今日恭維之事恣輟
意醜詆無復餘地豈非可駭之甚者而言責之臣不恤公議偏
護私黨是非顛倒處置乖當致令儒賢轉益不安此輩心術之
不正士林之共所斥國言之所喧藉若不嚴加懲治日後之弊
有不可勝言故畧施譴罰以示深惡痛斥之意惟小子不敏頃
於引罪之章泛然批下至今追思愧慙深切茲遣史官復此慰

諭須體寡昧之意且念國事之日非幡然上來以補不逮以濟時艱

奉朝賀宋時烈回啓畧曰臺臣既語雖未上徹然已為朝紳之所見或人亦因以陳疏而得蒙下批則與上徹無異臣之負而犯終不可諱故敢上待罪之章矣今承聖諭深增惶悚茅未知其人溲然自悟其非而削之於原本耶若且有意於偷合微臣則不但其人之志節難知來臣執權之罪益無所逃臣愈不知其置身之所也且竊伏念時義所在則一部麟經無地可讀只合懷抱入山惟恐不深矧敢與世相接以蟻為萬世開太平之聖訓乎伏乞聖慈任臣之祐死溝壑以安其分實終始生成之

大恩也

禮曹判書李端夏上疏極言朝著潰裂之可憂請加裁成保合而少輩亦疑其出於何私互相譏謗

沃川進士趙匡漢

重峯曾孫

上疏畧曰前者聖廡陞黜之時朴恭維

之筭恭輔立異謂大老不可信者固已可駭今恭維之言又如此是何侵侮大老者多聚於恭維之家也頃者逆賊出於許吳兩族此兩族之黨是一邊之人故坐是廢斥者伺隙求釁未嘗頃刻忘也人皆謂東西之一盛一衰隨年翻覆早晚此輩得志則今之士類皆與肉矣於是奸黠畏禍者陰為後日之地矣庚申失志之徒倡為邪說以為討逆之舉出於外戚之手暗昧陰

秘必不免後世之譏於是傾危喜名者自稱清議有排駁于元
勲之志飾名於目前徼福於後日可謂巧密矣大老素惡此輩
之用意少輩自知大老之不助已所以詆毀之大者指以為勲
戚噫其甚矣抑臣於朝家舉措有憂戚者洪宇遠家人之疏其
罪不能去鑄一問初不伏法失刑之大者斥逐未久相臣有以
年老請宥厥後內移於近地彼宇遠者一邊之所宗主家人之
疏正如今日之謗譏討逆者前後一串廟堂之舉措如此邪說
橫流云云 荅曰語多不擇殊欠和平

藥房直宿

十月上患痘疾候不輕諸醫莫敢分虛實遲疑不敢進藥左相

閔鼎重入診審其虛出坐內局大言曰首醫可誅也手剉人蔘
製保元湯以進之顆粒乃悞透仍專用柳瑞言終底平復時中
外人心危懼莫定庚申逆黨譁張訛言無所不知閔鼎重曰所
恃惟天耳每於內局見三提調福氣滿座此又可恃時金壽恒
為都提調李翮為提調沈梓為副提調並以福入見補

香洞問荅

十一月時奉朝賀宋時烈聞上痘患甚重蒼黃造朝至是上
候漸安出西郊約會李端夏朴世采于高陽香洞相與舒話宋
時烈孫疇錫記其事謂之香洞問荅其書曰老人謂和叔曰明
道伊川雖同氣間知己而其論議未嘗無異同今日吾儕雖有論

議之少相參差亦何傷於相與之義乎遂論 太祖廟號貢
物裁省事曰廟議相持每以回軍事非出於純然天理為言夫
漢高為義帝發喪後旋收羨人寶貨置酒高會于彭城則縞素
之舉亦宜純然天理惟其名義正大故朱子特書於綱目以與
之况聖祖之事實順天理故天命之人歸之後來之事雖欲已
得乎玄丈曰後來事終有所未安雖不敢明言而恐不必以此
追加尊號也若有僭竊者假之為口實則豈不可慮乎老人曰
尊周是春秋大義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言何謂也玄丈
曰朴恭維事實非吾所知以此並疑於吾豈不過乎老人曰愚
此於議終不覺鄙見之為悖而人各有見何必強使之同乎又

曰曩於裁省一事孝廟以求講究欲行者今幸有純緒之聖而
事竟沮敗可歎也世未立 異故敗玄丈曰當初吾意只欲鎮定都下人
心姑待他日而議之未妨也老人曰向日臺啓愚意終有不快
啓辭既曰重瑛雖已謀凶伏法其餘援引皆無情節人情固已
疑惑則是其意須以重瑛獄為虛踈且趙光甫持謙明言逐賊一
人告者四人此可疑也云吾所深慮今日臺論如此後必有藉
此為反獄之計者當此時今日君臣上下皆入於罔測之域矣
玄丈曰向日街談巷議皆以光南為釀成逐獄此一時公論為
且其潛投火藥等事亦有目見者且逐賊一人告者四人似可
疑云者亦有其理故臺鍊只靠此為言以不覺其過激矣至於

明言直斥則既無可據文籍亦甚難處故也老人曰逆賊是何等事有情實則被告者族矣無情實則告者族矣既曰無可據則何可以行言入人於滅族之罪哉至於宗黨盤據勢成威立等語欲掃盡金氏一門此何道理玄丈曰此則過激矣老人曰聞吳道一提舉黃義州事言辭極為悖慢云豈非未安之甚乎玄丈曰云何老人曰此豈儒古相傳者耶玄丈曰果有之非矣翌日老人與畏丈就見玄丈朴恭殷兄弟及疇錫皆在老人使各言爾志仍笑曰吾平生只學朱子戲劇一事君須勿怒王雱之戲也

君子仁與朴和叔書尤翁之改轍東歸仍以下鄉者不以與兄

不合故兄之絀而出城者亦豈不以與尤翁不合故耶去就之大辨既如此則所謂朝論之分爭特其節目中事耳其時所謂誤禮執權是臣本罪所謂一部獍豸無處可讀等語兄謂獨當於士安朴恭耶至於香洞所謂三件事皆尤翁與兄對立而爭是非者他人何預焉一時士類之貳於尤翁者有何私怨於尤翁不過尤翁所為不能厭於人心故人心不服而至此耳今不究其公私義理之分而槩以彼此私意窩窟為目則為士類者不亦冤乎非惟為士類之冤兄實為本於前而士類為末於後以兄而斥士類果何以成其說耶局面雖定氣勢略降云者未知指誰之氣勢耶若謂士類之所

恃只是一箇公論耳有何氣勢若當路之氣勢則愈見其張旺而未見其略降也况於今日雖不能出而有為猶當主張正學扶持善類以為國家之元氣撥開蒙蔽拔本塞源以救世道之膏肓今乃以和泥帶水偷合苟容之論翼以諂柔其熯怒决裂之勢義理不可言而姑以利害言之一無其功而敗有甚焉云々

王大妃國恤

十二月 王大妃明聖王后昇遐明年四月柩葬崇陵奉朝賀宋時烈奔問製進誌文

都下騷屑

初對馬島倭人貽書禮曹有中國海賊東侵之語中外騷擾多有避地先往者而京城無賴子結黨相約稱爲鈞契將劫婦女掠財帛而屠殺士夫語極凶悖朝廷聞而捕治之或死或流配者甚多

金萬塚爲父訟寃

甲子十年二月修撰金萬塚上疏畧曰趙持謙始也微矣其端請推榻前探試 上意而以兒房密啓爲罪案俞得一韓恭東朴泰維輩繼起罷職之律轉爲削黜又轉爲遠竄及至有門點放釋之命則持謙又以火藥事陳達謂臣父自軍門出給至誣引大臣爲證大抵今日持謙者以訶察一款爲臣父罪案此豈

臣父所樂為頃者場屋有投書之變金錫曾時帶將任實是設
機詞察及其大拜後臣父適忝御將乃以茲事托之臣父矣李
膺等初已畧得賊重之凶狀而但膺人微不能見重於重故稟
議大臣使金煥同入其中一體譏察此皆張晚等使南以興誘
問李賊事也臣父猶不敢自尊必以所聞於煥等者遍告諸大
臣聽其指麾而兩賊伏法黨與散落而得一革乃曰重瑛雖已
伏法所引無實人情疑惑又曰上下和應機緘相通及其自明
乃以上下和應誘之於上下官全翊戴事已具於諸大臣所奏
而金煥上變日早朝以其聞於翊戴者來告臣父臣父以翊戴
果自致疑於柳命堅則渠自上變為答俄而翊戴來謁而不為

接見金煥上變後翊戴再三來詣軍門仍留不去臣父曰汝有
可疑汝自上變何必來言我耶翊戴以為既見其形跡之可疑
且聞其名之入於凶書故欲自上變則別無現捉如果掩置則
恐被知情之律不得不奔告軍門為他日免罪計而已如是發
告之後若自鞫廳有從他現發之事則當以大將為證臣父事
甚難處稟議於其時相臣則相臣曰以其所言書送鞫廳則當
相議以處云故使之書出以送矣數日後相臣送人傳鞫廳諸
大臣之意使臣父直為啓 達臣父措送啓草于相臣得其點
改而所謂兒房密啓事既是各衙門之所特有而且非事係本
司可使所屬持呈者故不得不身詣政院傳于該房承旨此實

前輩之所嘗行者至於政院之納于密匣此乃喉司慎出納之意又非臣父所可指揮者兒房啓辭始末有何一毫相近於人言所謂陰秘者乎至若戎器一款則當初近重屢求火藥於李壽韓守萬壽等來告臣父臣父曰汝等之欲為備給雖出探情之詐而戎器不可輕與與人仍稟議大臣後以補以措備姑勿輕與之意分付矣其後守萬等果為賀給則渠輩授受之際賊人之不在家實非臣父所可預知近重之就捕其火藥亦現捉屬公矣守萬率本主來訴曰此乃賀得而未授價之物願推給本主故稟大臣而出給其主即都監砲手孫姓人也持謙乃以出自軍門之說得於左相閔鼎重誣達 天聽鼎重至於陳劄

卞明則兩司啓辭又誣引其時右相金錫胄為證而伊日筵中錫胄備陳譏察始末往復實狀而已火藥之說則追後陳劄卞明而鞫廳諸臣無不詳知則持謙輩聞之固已久矣而乃至門黜放釋之日始以此搆成罪案其陷人手段巧且慘矣許貸銀貨事則近重之誘入守萬於其黨欲籍其財用故也守萬來言籠絡應副糜費實多願貸給若干銀貨故稟議大臣貸給若干銀貨事定之後即已還捧矣仁廟朝諸臣詞察之際發貸公貨以資其用至今人多傳說而奚獨於臣父而為罪案乎臺啓又以給送軍牢為罪案此則金煥自江外探賊情乘昏入來故還歸之際恐有犯夜之患臣父令跟隨軍牢一人護去此亦恒有

之事其夜之歷見翊戴非臣父之所指使而論者至以此言吁亦慘矣噫重璜是何等凶逆而輸情伏法之後一種歧論之輩深嫉詞得之人必欲納之於囚桎之地實未詳其意之何居持謙之於臣父世誼相好之間而其所言於公坐者殊甚妄肆臣父聞之不能慎默於親舊間矣持謙大啣之惟以逞憾制人為計入則嘗試聖意出則指揮黨與必欲陷害臣父而後已當初避辭中許多詬辱今不敢一一下白以煩 天聽荅以洞燭被誣之狀

趙持謙疏對金萬垓

四月大司成趙持謙疏略臣伏聞修撰金萬垓投疏謂臣誣陷

其父益勲而聖批以洞察被誣之狀為教臣於此不得不更及其槩當初益勲兒房之啓不出朝報故初未聞之忝入攸院始聞而為駭且益勲之行已處事不宜置之登珮之重任故請推於榻前陳其不審虛實親自密啓謬戾之狀仍言譏察是襄世之事有不可為也其後益勲晏然行公而貪勢嗜利廣營私第六大門之說盛行於一時臣又陳其放縱其後據一世公共之論請罷請竄矣至其門黜纒兩日蒙放臣陳其罪名之重 上問益勲有何罪臣乃以火藥潛投之說仰對舉其眾所共知而陳之也近重文書狼籍夫重之叛形已具則其所聚結必不少不應只與告者數人為謀如使益勲善於鈎探多得其徒則雖

有密啓之事加之茅土誰曰不可而萬球疏言譏察事曰相臣實是設機托之其父而醴等初已畧得凶狀而金煥迨入一體譏察以襲誘問李大溫之已事又曰迺重以韓守萬家計稍饒誘入其黨而其父出給銀貨以供其聚會籠絡之費云由此觀之醴煥守萬非初與重共為逆謀後乃上變者也益勲與此輩同心偵伺蓋積歲月非倉卒間發告此也宜令先問黨類無所遺漏而後上變而夫何以一邊悉投戎物於空家為證成之具一邊捕拘賊人於軍門有若變在呼吸及其叔問斯得只是一重所引俱無其緒徒令朝廷震驚其間事非他人所可測知至於翊戴拘留累日迨啓於設鞫已久之後既涉陰秘竟歸無實則

益勲亦何以有辭兒房啓隱然諉之古規此果成說乎甲申迺獄故相臣具仁厚凡有啓皆令郎廳進呈益勲身為大將必親入奏啓此羣情之致疑謂之貪功邀賞者也至於大藥之說萬球言其非出於軍門以臣為做出誣達臣本意則以為不當以作變之利器假與賊手而至於乘虛暗投極涉不正其出於軍門與私家有何同異哉

韓恭東疏對金萬球

執義韓恭東疏略益勲之子萬球訟父之章以其時詞察雖微細之事皆聞知於煥輩而稟承於大臣其根本指揮則為出於大臣如金煥之誘脅翊戴守萬等之投給戎物則率啟之其下

有若俱無主張與知者然噫訶察凶近何樣重事而大臣既以是專委益勲則其設幾投巧鉤隱探伏操縱闔闢皆出於其乎分畫謀定後議之大臣益勲曰銀貨可給大臣曰可給益勲曰戎物可與大臣曰可與而今乃曰此皆稟之大臣非吾所專可乎益勲既以煨等任伺察之事則是必心肝為寄耳目相諭密切許丁寧付托雖一動一靜施為之間無不相知相議然後可無敗幾誤事矣鉤問人隱情何等緊任付授人利兇何等危事而益勲乃都不照管都不省察不知某日之見某人某時之付某物者其果近理乎金煨既知翊戴之可疑將欲誘脅乃於是日與益勲款洽深夜則其可疑之跡將脅之狀洩必不

獨知而獨行意合計定給送軍牢其叅會籌美豈不的然明甚而乃曰其日歷見非所料可乎及其誘脅鉤致累日拘留初不使渠上變終焉親自密啓所引諸人俱無情察則乃若迫於翊戴他日之訂不得已而為之者然雖欲免隱秘之迹焉可得乎授以戎物果是欲探賊情則亦將密議授受之期的得情狀之察然後謂之探誠可矣豈可漫應曰給而元無所知於其間乎此雖平日稱獮濶誕迂踈者必不為之豈奸獪如益勲者而為之乎萬塚以臣避辭中語有所伸辨而獨舉蠲稅一款為言如如鐵相騎顯益近婦等諸事無一言半辭以自白而祇以舉皆類此一句蔽盡諸條何哉豈前數事屢登於彈墨廣播於輿

誦雖以萬珠不能改也而此一欵有可以自伸者乎以其宗黨
盤據勢成威立八字謂臣有誅戮闔門之意此可笑也試以
益勲平生言之么麼白徒何等腐鼠而前後論者咸被其殃如
慎景尹之永塞清顯金權格之贈登不振李善溥之久廢下也率
皆論益勲者也當之者碎觸之者糜舉世睽睽吞舌莫敢言此
果為一益勲乎

崔慎䟽論尹拯父子又論朴世采

直長崔慎上䟽伏以察共子之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
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朱子取此而置之於小學明倫之

篇臣自幼時讀小學之書深知君與父與師俱為一體而人倫
之無過於此三者也是故君之被譴臣不可不卞師之被誣弟
子不可不思其伸之道矣然父子則情親故入或有時乎為
私勝之事君臣則義嚴故入或有時而有畏威之舉師與弟
子則本非父子之情親又非君臣之義嚴忽之而慢視者多矣
此豈生三事一之道哉其為人倫之不明大矣然則明其人
倫而欲免為夷狄禽獸者何獨於其師而慢之也哉是知見師
之被誣而卞之者亦莫非人倫之道也今臣有為師訟卞之事
而敢將瞽說仰溷聖聽伏乞殿下垂察焉臣師奉朝賀臣宋時
烈學問純正道德光大不但為一代士林之宗匠故八方之士

望之如泰山北斗欽慕尊信稱之以師雖如向來為群奸所侵困之時亦莫不欲為時烈卞誣不已矣及乎群奸黜伏至寃見伸則宜其益自尊信而奈何人心頗僻世道污下尚德之風日衰好黨之習日痼今之為士者尊敬時烈漸不如初臣深自竊歎於心而乃於壬戌秋應旨之疏畧言其士習不美之狀以陳國家元氣之深可憂者以此也厥後朝著論議日益卒張時烈蹤跡日益孤危臣獨疑今日人心之不常何由而至於斯極耶莫知端倪者久矣今而後臣始知其所以然之故也何者前大司憲尹拯托跡山林自處以儒陰懷醜正之心詆時烈不遺餘力則今日之士視拯所為而為之者安敢不薄於時烈哉臣於

昨者只因道路得聞尹拯移書於吏曹叅判朴世采極口肆罵臣師宋時烈指無為有指白為黑其書傳播盈滿一世上自公卿下至韋布有口皆言有耳皆聞者莫不駭而恠之臣心甚訝惑以為此必世俗之訛言也如拯之以儒自處者豈有誣其師之事乎此無足信者也置而不慮者久矣今始得見其書書中所言無非怨懟臣師宋時烈之意而有曰木川事如此如此必是出於函丈門下而函丈不肯說破所聞之處又曰使我自問於許廣者亦未晚函丈之指又曰義利獲行王伯并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全用權數者恐是函丈實病又曰來教所謂推謝云者鄙見不能開惑輒敢

畢布心腹函丈之於先人自碣銘以來實非一言一事而已至
於木川事而極矣人子之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能不
異於前矣極至於函丈實不能無疑於本源言行之間有如前
日所論者而不敢講質古人所謂師生者宗無如此之義由是
義亦不得不異於前矣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而不自知其是非
則雖欲推謝何以成其說話耶蓋函丈云者指特烈而言也臣
讀之未盡心寒骨驚涕淚交頤宗未知其所以為說也聖明之
世人心之危險倫紀之大變至於如此之甚耶其書雖曰私也
豈可諉之於私書而置之不卞也哉故儒臣尹宣舉即拯之父
也時烈嘗與相交為友而拯之於時烈亦且自少受書講論義

理積有所年稱之以先生事之如天屬之親矣師事累十年而
一朝棄之如遺規之若浼噫嘻險矣此豈常情所可測者哉朱
子與人書曰人間萬事真無所不有正為此事而準備之也孰
謂拯有是言者哉臣師事宋時烈今至十數年之久未嘗見一
言一行不合於大學誠正之道而獲行義理并用王伯之事也
今拯之言胡為而然哉蓋義理獲行王伯并用即朱子嘗與陳
亮往復論卞之事亮之為人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
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故朱子與之痛斥使去其義理獲行
王伯并用之說粹然以醇儒道自律者也今拯嘗見時烈何言
何行有似於陳亮之語而發出此等無倫之說耶蓋獲行義理

并用王伯則誠所謂畔棄繩墨脫略規矩之人也時烈平日言行何嘗有一毫疑似於是矣而構誣之辭至於如是之甚耶以臣之所見言之則時烈之於義理王伯毫分縷析至精至密益致其勤嚴寧有毫釐髮髯於誣之言哉如誣之言則時烈之學偽而非真也邪而非正也是以時烈一生用工誣以為自欺欺人得罪於聖門之歸噫嘻人心之危險胡至於斯耶時烈為學正大光明庶幾無愧於古昔聖賢之道欽慕尊仰必欲效而行之者益深於朱子之道學則豈有獲行義理并用王伯自作朱子之罪人之理哉雖以向來迫禍之時而言之其無毫末利害之心亦既有見得者矣臣請詳言時烈律身以篤驚誨人以謹

嚴老而彌篤不動于鐵輪之轉旋困而益堅不變于霜雪之凜烈蒙大亂而未嘗有損獲章皇之舉迫大禍而無一毫消磨摧落之意蓋士無不危人無不惧之時猶主於義理守死不變擺脫於利害之私而確其不可拔者有如是則况平居無事之時豈有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不自知其非之理乎然則苟有一分是非之天者孰敢以誣之言不為罔極之誣哉時烈粵自孝廟朝以來深蒙寵擢之恩難進易退之節尊王黜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雖欲誣罔豈可得乎時烈之心以為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不成大義而罷退不欲少利為己功是故告君必先以格致誠正之學教人則不勸以決科取第之文

雖如向時賊鑄輩欲加人臣之極罪者亦不敢以為本源可疑機闕權數而斥之則今日時烈之被誣以義理獲行者前所未有之語也拯之誣以王伯并用者亦前所未有之事也拯書所謂同春則指故儒臣宋浚吉也所謂草廬則前叅判李維泰也其所謂機闕權數者皆管商儀秦之事而拯乃以浚吉及惟泰為有是語而引喻斷定畧無顧忌未知浚吉因甚事此發說於何日何地與拯同聽者誰耶抑出於書札文字間耶假使浚吉有是語而時烈本無此事則其言非矣不可為證况萬萬無其語者乎浚吉若以時烈都是機闕則斥之甚矣又何許其道義而同其出處於在世之時托以後事於臨終之日而至遺以

高山仰止四字示其終身尊敬之意耶以此觀之則拯非但誣時烈也并與浚吉誣之也豈不痛哉若惟泰權數之言臣亦未之聞矣設或有之惟泰之言足以為公耶時烈與惟泰嘗與同師為友而自甲寅人事大變之後惟泰多有所疑之事故公議不許惟泰因此歸怨於時烈嘗有不悅之心毀斥之語則其為權數之言難保其必無而未滿一哂矣拯之以此為證者不過合勢連衡之計而亦多有積憾之由也臣請悉之拯之父宣舉當丙子亂入於江都及其陷敗也與其妻及友人約以同死其妻死之其友死之而惟宣舉獨不能死焉厥後杜門為學終身不仕蓋多有可觀之事矣然以責備而言之則豈無可疑者乎

昔年賊鑄之未及露敗也能眩惑士林多有信之者故雖如時
烈初不能免者此時烈嘗有有眼不識之嘆也自見鑄之背真
售偽慢侮朱子以後時烈便與鑄為踈矣及至己亥大喪後
以禮為阱則孰不深嫉而痛絕乎宣舉獨不絕之矣乃於一日
時烈與惟恭宣舉等會于山寺語及鑄與善道之事宣舉以為
善道小人鑄則君子時烈等三人相與難之曰善道之事本自
鑄而發矣其為源始者為君子則為其末流者何獨為小人耶
若以鑄為君子而以善道為小人則為善道之至冤也此語理
勝而無可下答之辭故宣舉不得已而應之曰鑄亦小人也吾
當絕之云而罷遣矣厥後宣舉竟無絕鑄之事故及其沒也鑄

為宣舉作祭文使其子奠酌焉時烈聞之大以為訝乃以宣舉
練祭之日畧示其可疑之意於祭文而送之其文曰惟是江訖
少未有契凡若於海并加原貸我之疑晦凡言即解凡茲話說
更不稟證痛在心曲甚有我病皆江者指鑄而言以其在呂江
之側也海者指善道而言以其居海南也夫宣舉謂鑄為君子
善道為小人若并善道而許以君子而原貸其罪則我之所疑
即解之意也此時烈之於宣舉雖許為交而疑其未快者有如
是矣其後扭請謁其墓文於時烈時烈只因家狀而叙其言行
未因朴世采褒揚之辭而補之道拯以為時烈與其父自少交
遊而不自為其辭反引年輩甚後朴世采之言讚之此必有未

滿之心矣。往復論卞，請改再三，雖有所改而不得盡如其言。此時烈所以不能無疑於其間而然也。時烈於平日往來交遊之間，莫不待之以辭嚴意直，無一毫阿好之意。者果有此也。是故知德者鮮矣，而悅之者少，怨之者多，可勝歎哉。若使時烈果有義理，履行王伯，并用機關權數之心，如扭之言，則必順顏情，隨其所懇而私之者多矣。有何仇怨於宣舉而不從其子之請？若是其堅乎？雖以此一事觀之，扭之誣辭不攻自破矣。且金石文字，宗無異於史筆，故立言之士不敢為誣辭以媚於人者，自是天下之公議，不敢有一毫私意於斯矣。雖欲曲徇其子之意而改其文字，過許道德，烏可得乎？故時烈不能深許於碣文。

扭之所以含怨挾憾於時烈而積之歲月，至於今日者，專信此書所謂函丈之於先人自碣銘以來，宗非一言一事而已。者是也。且木川之人，乃於頃年有江都俘虜不合享祀之說，蓋指言宣舉也。時烈風聞其言，深有駭憤之意。及見右尹臣李翔之為木川書院院長而謂之曰：君何不感化侮辱美村之人耶？美村即宣舉齋號也。翔因令書院覈得其人而罰之，非但年久之事卒難究得也。渠輩深隱固諱得之之難，正如捕風捉影矣。時烈之言李翔者，其意未嘗不厚於宣舉，而扭乃深信木川人反覆自隱之說而反疑其言，做出於時烈之門下，此則常情所不到處而扭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累次迫問於時烈，以其

言根所出之處時烈不得已指其共聞之人其所共聞者即陽城儒生許璜也拯竟不問於璜只自作仇而蓋其憤怒其書所謂至於木川之事而極者此也至以書札誣詆論貶若是狼籍而乃曰使我自問於許璜者亦未晚函丈之指嘻噫甚哉此豈常情所可測者乎禮曰其先祖無弔而稱之是誣也拯非不知此語而怒懟時烈不為溢美之詞於其間是欲誣其父也既誣其父又能誣其師此豈讀書之人所能為者哉且函丈云者本出於禮記蓋弟子與師相對座席間可容一丈之謂而後人仍稱其師以二字足下閣下之意也今拯歷數時烈之平生本源而與人譏議至於如此而猶不去函丈之號者抑何意耶既以

時烈為義理獲行之人而尚存以師之稱臣實未曉其意之所存也近見一種士論以立異於長者之人譬之于路之愠見今拯誣詆長者尚存函丈稱則人亦必以拯之事譬於愠矣然子路則愠見於其師而已未嘗有攻斥其師而陰與人譏議如拯之為也未知拯之義理出自何許學而來耶拯一不就仕讀古人書殆四十年矣不但士林之瞻望甚重而其朝廷之禮遇甚重也且渠亦何嘗不以古人自處而今乃倒戈伐其師如此噫嘻如拯者天下萬世更有何人耶蓋人之於父師雖有內外輕重之殊而其為人倫之大則一也假令其師實為其父之讐亦不當變亂黑白詆誣罔極而况元無作仇必報之事乎時烈之

於宣舉雖有未滿心處而許其學許其節形諸文字者亦多矣
抑何以時烈為其父讐而攻斥詆誣若是之甚也臣固知抑積
憾於時烈者久矣然豈料抑之口做此等罔極之說耶若時烈
之學問道德遠師朱子法門出處行藏明秉春秋之大義以至
平日語默動靜亦未嘗脫略畔棄于規矩繩墨之中而為近世
儒賢之宗匠受累朝 聖明之深知則其處心行事正大光明
如青天白日無一毫邪曲之私者雖今日婦孺賤隸之無識亦
莫不知此而孰不知抑挾憾怨懟之言固萬萬無所損於臣師
時烈道學之一二乎第抑不是鄉曲小儒之比也世采又為一
代之所尊則凡其酬酢之書將為傳後之事矣後世之人因抑

之書或以時烈為本源可疑而機關權數如抑之所言則不但
為門生之至痛也抑亦為斯文深者而後世之又不知抑者有
誣伯夷為盜跖之行矣不幸之大者孰過於此哉遊於時烈之
門下如臣之寒微庸碌者雖不足道而值此斯文莫大之變默
無一言有若越人之視秦瘠則非但厥罪惟均而未免為敗倫
之人也古昔先王制生三事一之義亦將無聞於聖明之世矣
可不懼哉可不痛哉臣雖抑之蚍蜉撼大樹之為無益而目見
賢師橫被罔極之誣而將不得自白於千載之下則為師寃痛
思欲伸雪之心為如何哉此誠天理民彝竟不可以泯滅而不
能自己者也敢冒萬死仰呼天門冀其有卞白之道伏乞 聖

明俯賜睿察快分邪正以破一代之羣疑以定百世之是非則
斯文幸甚倫紀幸甚無任含冤負慟惶悚戰慄之至 荅曰省
疏具悉噫奉朝賀以碩德大老荷兩朝之殊遇為士林之宗匠
寡昧之尊信國人之景仰為何如哉不料詆誣之罔極乃至於
此深為世道不覺慨歎也縷縷疏陳罔非為師明予之意而語
甚洞快予用嘉尚可不抹納焉

尹拯故執義宣舉之子自少學於尤庵粵在丙丁宣舉以布
衣上疏斥和盧使懼而逃及避亂于江都也上書都堂曰薪
膽卽事杯酒非時與金益兼權順長約死及城陷權金皆死
妻決于前而為玠原君從者改名宣卜得以脫免亂定後慚

恨江都事自稱廢人固窮讀書受學於慎獨門下尤庵同春
皆與其新而不念其舊與之交遊宗有鹿澤之益仍托其子
拯於尤庵既而為鑄中毒判作別人蓋鑄者卽南人而廢朝
孽臣孝全之子也聰明慧黠文藝超邁時人期之以大儒尤
庵始甚親愛及鑄為官還納告身蓋書其偽號故也非大明
年号
尤庵補其高節不可屈同春笑曰第觀之終非寂寥守靜人
也及至鑄掃去中庸集註易之以己註凌駕東方群賢尤庵
始為極力排之以為斯文亂賊并與尹宣舉而斥之曰春秋
之治亂賊必先治黨與有王者作公必先鑄伏法戊戌尤庵
秉銓時宣舉屢書于尤庵勸用尹鑄尹鑄進善之擬亦迫於

其言也已亥禮訟後鑄主三年之制尹善道許穆希鑄指使
迭相投壓終為亂階宣舉初從鑄議竟歸暮年之議至乙巳
尤庵草廬會尹宣舉于東鶴寺尤庵謂宣舉曰善道凶疏宗
受鑄喉鑄又朱門亂賊公焉得扶護宣舉曰希仲鑄之字也論以
黑白則黑也論以陰陽則陰也尤庵曰然則自今交道將如
何宣舉曰豈可以黑與陰而不絕乎草廬曰吉甫宣舉字言未
可信也尤庵曰奚至此乎宣舉既歸貽書于尤庵昨日所論
希仲事只就議論上說而人品全體又是別也尤庵得書乃
作書于草廬曰有智無智奚翅較三十里也云云而交道不
替己酉宣舉之沒尤庵操文而哭之及至顯宗癸丑尤庵疏

斥許積又以遷陵事忤旨府院君金佑明以隧道事怨尤庵
深筵席斥之嶺南南人郭世捷追提己亥服制傾陷之南人
乘機媒進駭機迫在朝夕尹拯此時請其誌文於尤庵而以
其父臨沒時擬與尤庵書及其所撰羨村年譜未示其擬書
略曰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歸於同寅協恭聚精會神尹鑄
許穆二人安得斷以譏賊而不之容乎趙綱洪宇遠諸人不
可不蕩滌而用之又其年譜推尊鑄學隣於生知且宣舉沒
後拯受鑄奠誄其文曰我謂子不能自樹子謂我妄撰世禍
世禍即指尤庵尤庵始聞受誄而疑之及見擬書而駭之及
其墓文成而極其溢美畢竟歸重於朴世采狀草拯大不滿

意屢度書懇而請改亦徃長髻謫所而請改俱不得庚申後
南人視清城如衮貞必欲甘心而南人權憎李三達卽拯兄
弟之妻弟也常聞其言禍福之心較計之意徃來于中而及
得朴世采後勢成威立顯有角立之迹辛酉擬書甲子兩書
暴揚心術之病湘論本源之地操束恐喝無復餘地大抵尤
庵未安於宣舉者曾在於不絕鑄一欵而已酉擬書之五年
深巖者忽於癸丑請誌之行始為呈納抑何意思謂之昏暗
可乎謂之巧計可乎

江上問答

尹擬辛酉擬書畧曰竊承前後下教每以世道為憂而要其
歸趣則未嘗不啟重於言論抑揚與奪之間繹之於心竊不

能無疑也蓋聞朱夫子之訓曰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
方能得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皆宗皆大又久遠若不自
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所謂好者皆
為他日不好之病根云云誠如是則世道之任安可易言苟
未得先好吾身而只欲為彌縫掩覆於外面之計則隨吾身
所處之廣狹莫不陰視我為標準而同歸於不好况又為之
言論抑揚與棄以毆之哉然則其所以任世道者適足為世
道之害也拯忝在門下之久得以窺覷於所存所發似或未
免於朱夫子所戒王伯并用義理獲行之說其初蓋未嘗不
反責於吾身以謂吾所見者僭耳安耳此年以來中心之所

疑日以益甚雖欲強而不疑終不可得竊自念以為吾所受
於門下者晦翁之書耳何故與晦翁之書若不相似耶若蓄
疑於心而畏獲罪於門下不以仰質則是為永負門下以及
於晦翁耳茲敢一暴心腹倘蒙赦其僭妄而察其衷悃則幸
甚幸甚挫懷此焯焯久矣而曩者門下在屈之時則或恐語
句之漏洩以助讒賊之口泯默不發以至于今稽緩無誠常
所自訟亦恐鄙見之誤入留心商度自爾遷就伏乞并垂宥
諒夫所謂王伯并用義利獲行者何也請姑先以所發一二
事者明之而論其所存於後可乎竊觀門下道學一宗於晦
翁事業專在於大義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理自期寧有伯

與利之可言哉惟其以晦翁之道自任以大義之名自樹故
主張不得以不過自引不得以不高主張太過故已不得虛
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疑而發難於是苟同者見
親替否者被踈逆拂者有違而將順者无灾此所以大名歷
世而宗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己者也嘗承教以為退陶
之學一槩朱子而其剛毅峻處終似欠闕蓋以此病於退陶
而自處則又不覺偏於剛峻一邊自克勇者為剛而今以責人
猛者為剛理勝欲者為剛而今以力服人者為剛則亦非真剛是
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克己躬行實地用功之處鮮或
及之而譏誚諷切抑揚與棄之意則開口肆氣痛切深刻攻

人勝人語不絕於語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乘之如遺則又類少恩之申韓此則發於接物者也惟其如是故遊於門下者莫不以承望附會為尊賢傾訐險薄為嫉惡高者慕其名下者貪其利一例學為談論而其性情心身日用彙論之正則皆蔑如也是以在朝則以同異為親疎以好惡為彼此新舊相傾到處區分而士夫風習之壞不但私意之橫流矣在野則相歆動以勢相怵迫以威緝言納媚毀人發跡而鄉黨風俗之壞有同潁川之鉤鉅矣至於州縣之饋問不絕士夫之承奉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宛然成一富貴門庭而無復儒者

家氣像矣卒之一生親故無一人全其終始使六七年頃蕭麗澤之地一朝變以為蚌蟪蠶觸之場將不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闔牆之變矣其影如此其形可見此則發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若非晦翁之言則無以信說說然夷考其宗或只得其名目而其義意未必相似者有之或先立己見而引晦翁之言重之者有之矣甚者幾乎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內多不服其發於文章如此平生樹立宗在於彰明大義然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辦也不必以然諾取心也如孝廟時請對等事皆要得君父之然諾以為出處之名而殊

欠至誠做去之意其初固有喚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稍
久無實以緘之是以所謂修內攘外自強復雪之圖者了無
卓然可見之宗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之洋
溢而已其發於事功者又如此以此所發於外者揆之則所
存之一二如或可以窺測而言之矣竊謂一則氣質之不能
變也一則學問之不以誠也何謂氣質之不能變也栗谷先
生有言曰矯氣質之法在克己己不能克下無以矯氣質朱
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也人我
忌克之私三也栗谷曰己之難克者惟忿與慾謝氏曰剛與
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

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夫忿與己似剛而非剛無他皆是人
慾故耳竊覲門下之氣質則德為多而其用有不能純於天
理如右所論故反為是德之病真所謂己之難克者也由其
己不能克故無己矯其病而全其德所以所發者無不因是
病而生者也何為學問之不以誠也孔子曰主忠信而朱子
解之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宗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
必以是為主焉又曰忠為宗心信為宗事栗谷先生因以伸
之曰天有宗理人有宗心人無宗心則悖於天理一心不實
萬事皆偽一心苟宗萬事皆真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領
也氣質之病如彼而不能矯則其不能宗心為學即此而可

卜矣夫義者天理也利者人慾也純乎天理者王道也雜乎人慾者伯術也所有所發如右所陳不可謂粹然一出於天理則安得不謂之獲行而並用也嗚呼以我門下聰明剛毅之姿專確密察之學平生樹立之卓而推其一誠之未立一己之未克未稍得失之效至於如此此豈獨門人後生之失其依歸而已竊想門下之明反以朮之亦必喟然有學負初心之歎矣由此隣經之大義晦翁之法門與夫薦紳章甫之宗匠都倚靠門下之一身而將無其宗可以真有辭於天下後世則豈非萬萬傷痛者乎今若為背城借一之詐則小子竊願效一說焉衛公九十五猶箴警於國曾子臨終易箒欲

得正而斃焉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方有輪台之悔既往之愆與化同造而方來之善照暎簡冊誠以門下氣質之本剛學問之積功一朝奮發洗滌辛掌剗除癩甲一誠而立百志俱貞由裡達表自小至大無往而不出於天理予以紹前統而垂後緒以酬初志之所自期者真如戶樞之轉耳未知門下以為如何固知此言朝出而四面詬辱之言夕集于身而師友之義終不敢默默敢此瀝盡肝膈而一暴焉亦感於門下所教世教之一言耳昔先人嘗語不肖曰尤齋突兀處難及汝師其突兀處可也然而病痛則不可不知又曰尤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以朱子書隨事切磨如古人以三百篇諫

可也蓋先人之門下宗有至誠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無
過故必孔晦翁故實以為閑益之資其教戒於不肖者亦此
意也今此忘身索言不但不欲負門下亦欲幸先人平日
之至誠耳伏乞留神澄省倘蒙察此微誠而賜之誨答則雖
或誤人庶有開牖之望矣昨於論草廬事也令李以拯為執
草事病門下勸勿作答書云今若以情外見斥亦如此區區
欲以牛溪先生所謂閉門不見人面而死者為自靖之義臨
書罄竭不覺至此尤增惶仄

扶天子以令諸侯本出蘓軾語
斥伊川語蓋以伊川動引大經

故軾以此言譏之事
見朱子答程久夫書

初崔慎搆疏將上諸士友慮其將生大闢皆極力止之而慎

不聽李秀僑謁于左相曰慎將上此疏諸友止之不從若大
監招致而止之則渠必不敢不從蓋慎以北道人左相為北
伯時為其有問學之志資送於時烈使之受業慎以此常常
出入門下故也左相笑曰諸友識見何其短淺耶尤翁時烈
平日言論極其嚴峻多有太過處而其論皆主於綱常義理
於此有差則不少怨究以此世人苦之甚多而特以一代儒
宗 聖朝賓師不敢顯加詆訾其誠心尊仰不過吾輩若
而人而已若於日後吾輩既死而此事始出則舉世羣起而
攻之雖吾輩子孫亦將眩於趨向世道之變將如何也不若
及此時明白劈破定其是非使後人有所徵信也秀僑故家

見其兄秀彦將往老峯家欲止崔䟽秀偁曰吾才謁者峯而歸其言如此如此秀彦坐命轍駕吐舌曰此爺見識果非吾輩所及矣丹岩記事

是時尹拯貽書時烈外若遜謝內懷愠憾猶稱以函丈門生而大意以為今若赦其過而許改文字則師生之義自當依

舊云

是年六月拯上元齋第三書有曰若蒙門下延惟舊誼俯察人情平心舒寃而曲加哀憐則幽明受賜疑結俱

釋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耳時烈答書辭語或過當凡四次往

復而其後遂相絕拯於辛酉抵世采書以為吾師多可疑吾欲效比干諫而死仍以擬上其師書示之而以時烈過惡歷數而暴揚之世采止之云是後拯之前年抵宗錄堂上之書

又發先是先朝宗錄纂修時拯欲以其父事蹟書之信史貽

書於修史堂上有今日或有以江都事詆訛先人者此何異於

指粟谷

先生李珣

以妄塞悲之䟽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粟谷

真有八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又曰其時權金兩人江都

死節人權順長金益鼎

隸在南門故死不然亦無可死之義云其書在

於數年前而至是始發於是老論則以為渠敢以其父歸於無過之地而斥粟谷以真有失欲以其父壓倒粟谷又以權金之死歸於無義慢蔑先賢反背節義莫此為甚學儒金盛大聲罪發通少論則以為此出於為父之誠孝而老論以怒拯之心抑勒成罪蓋當初朝家處分之後義理森嚴少論

不敢顯言救極至是始崔躍齊起太學儒任宋徵殷發通施
蜀盛大史官金洪福又傳舉盛大於是彼此疏章日積於公
車互相攻擊中外章甫之疏尤紛紜

丹岩
記事

朴世采疏對崔慎

五月吏曹叅判朴世采疏竊聞頃者直長臣崔慎以前大司憲
臣尹拯貽臣書中言及其師奉朝賀臣宋時烈上章陳下辭極
狼籍此事曲折未易覩縷然以臣之宿聞雖有所謂墓文撰
述之端固難晏然者然其實狀初不係於是矣蓋拯嘗因事有
所質於時烈未得其開釋自後遂成抑鬱每欲作長書並效平
日為師之誠意臣非不知其出於疑則當問之義恐或夤緣觸

激於時議致傷師生體面乃於相見時止之不翅再三及聞因
人語言先致大意於時烈臣又惜其太涉輕率不免以書詳問
當時辭意且令必為之傾謝則凡慎所舉諸說皆極於荅臣之
書以其因人先致之說反覆曉諭且使諒示處義之方者本末
條理俱有所由此蓋慎之疑拯與臣陰相譏議誣辱於時烈然
也臣細觀其書所謂先致者無不差誤或有不必要而言者是雖
本於當初効誠之意無甚裁量而似亦坐於知見猶未周盡第
其長者虛受人言不吝遷改若能更為開益俾臻義理之權
衡則必不至此故臣姑戲其書以待早晚面議或復因書規切
而時烈亦聞其先致之說戎子弟勿出及有以此書至者即付

火燄者皆有微意於其間而慎則不知猝見膳本若得竒寶截去首尾辭意汲汲為攻斥之計遂并拯父故執義臣宣舉而侵侮國體私義無復顧忌以至時烈師生之間 殿下君臣之際俱不得其當此又臣之昏鈍踈漏其咎不但使拯未獲效誠於其師而橫致顛沛者也蓋臣聞之師生之義常以尊嚴致一為主然而禮經既以無犯無隱之道垂訓後世聖門迺我之誦伊洛又何從道之疑尚矣逮乎我國文敬公金宏弼以一代大儒乃或畧異於其師金宗直厥後朴衡黃慎諸人亦莫不因事獻規師席以為自附於古義然則宏弼本不以此廢道相傳之緒而餘皆不失為令名庸何傷於終始本體乎雖拯之意固不出

於此矣第臣嘗自惟念時烈是李珣流汎宜舉成渾之外裔自相講廟共為斯文宗主况臣之於時烈雖未有請業之事出入門墻餘二十年於拯自其先人時從遊父子之間義甚至深以近來不無相阻之漸為憂交相勉勵必欲調和保合於彼此師生之間輒有長書矣不料今日轉輾誣別生病敗至於此極使人愧恨無以自釋慎疏所謂與拯陰相譏議誣辱於時烈者罪不可逃黜陟榮辱義無獨殊伏乞察臣前後所犯亟命加臣重譴快明一時之是非又幸之大者臣無任祈懇之至

書曰昨疏論尹書失處改之又改不覺其太輕延思悚然

朴玄石與芝村

進說 大臣進白不復以儒賢侍尹拯

左議政閔鼎重啓曰近以司饗直長崔慎上疏議論紛紜此事
所關重大不可不明其是非慎本以北道會寧之人來學於領
中樞宋時烈其為人不無可取前後陳疏亦非一二今者遽聞
同門可憐事其欲為師下白者揆以義理何可已也第避鄉之
人不爛文辭措語之間不能稱傳誠有妄誤之失尹拯書中既
以義理獲行王伯并用等語恣加詆斥故下白之際歷叙拯之
致憾本末而已謂之搆誣非其寀狀也前叅判臣朴世采疏中
所引古事亦不觀着姑以金宗直金宏弼事言之自是師弟間
相警之意豈可與拯之致疑於言行本源之間者比而同之哉
贈叅判尹宣舉自少氣節過人丙子之亂平妻子入江都嘗以

陳東自許及其事急又引北地王諶事欲以自處此其年少事
未知盡合於義理而經亂以後專心用力於古人為己之學其
所成就為儕友士林之所推許景慕矣尹鑄之改註中庸也時
烈往見嚴責則鑄曰經傳奧意豈朱子獨知而吾輩不知之耶
時烈又貽書責之鑄終不服時烈遂絕之絕鑄最早者時烈也
及至禮論相爭之日尹鑄倡為卑主貳宗之說故判書宋浚吉
亦絕之尹宣舉與鑄最相親厚不但宣舉如此臣亦與鑄交契如
骨肉不能明知其心果出於戕害士類未即相絕因人聞之尹
宣舉亦不能即絕士友間亦或有終不能絕者絕鑄早晚似無
大段可議而其有損益於君子處人之明者非細故臣亦受責

於時烈者累矣慎䟽所云蓋欲備陳曲折而遣辭安謏雖不可謂之母失若謂之侵侮則不但非慎本情渠亦何敢乃甬嘗聞拯之與儕流相語曰我師弟之間情義之篤非他人比今乃因其私憾詆毀至此在拯宗有大段不是處朝家不當復以平日待賢之禮待之更觀其悔改樹立之如何徐議處之之道可也若因此是非不明以致論議乖張則宗傷於風教不得不仰達矣上曰崔慎䟽中雖有措語未安處大意則為師卞白故優答矣尹拯則自前禮待今以此事觀之可異領相金壽恒曰尹拯之事初不過以私書往復則本非朝家之所知而至今崔慎朴世采以是陳䟽既已上徹不可諉以私書而置之如使拯言

為是則累朝禮遇宋時烈之意歸於虛地決不可依違苟且不為明白卞別矣崔慎為人本來木強故雖其下語之際不無過激之言其意則固不可謂非而尹拯則朝家待之之道似不當如前而尹宣舉江都事雖有未盡之處其後引咎不出終身自廢用力學問志行敦確非後生末學所可輕易議論則慎䟽所論固未免妄率而其意必不出於詬辱而朴世采䟽中所引古事亦有未盡觀者先正臣金宏弼乃宗直之弟子也宏弼以宗直位至刑判而無所建明作詩評諷後人仍為寒暄貳於佔俾所謂寒暄即宏弼別號而佔俾則宗直別號也然先正臣竒大升論此事而謂師生無可貳之義朴衡以其師先正臣金

安國荅金安老書中有竊托台庇四字以為卑屈欲削去四字於本藁中安國以為此四字乃英順之義英順之與卑屈有間云茲事曲折不過如斯而已黃慎以連和不當之說徃復相質於其師先正臣成渾一時質問固無不可則此與拯事不亦有異乎世采所援恐未襯着矣且世采疏中謂慎如得竒寶慎之投疏不過為師伸卞而已有何用意構毀之理乎此言亦非宗狀耳左相曰譽人毀人必於其倫宋時烈言論本來峻正若謂之過峻則人或聽瑩欲以義理獲行王伯并用等語毀之則誠所謂指伯夷為貪夫孰信之乎假令時烈原有過失在拯自處之義不當先出惡聲因其私憾積漸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上曰此事似出於私憾則實是世變而朴世采如得竒寶之言亦非穩當矣領相曰臣雖未見拯而聞姿質甚高素質重名矣今乃有此事是必見識不能明透故自不覺其流入於不是處耳左相曰朴世采以其書牘徃復致此傳布闢擾之端甚所未安勢所固然疏中所引雖不襯着若其本意則欲為調劑之地亦不以拯為是矣上曰近來世道大壞日後如有為拯伸赦者則大老想必不安而朝著又有一闢殊可念也右相南九萬無一言

尹拯抵史局書

書畧曰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城陷之日先妣即自決而先人

微服從珍原君奉使南漢之行而渡江蓋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亂固無不可其時權金二公則隸在南門故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矣况先人之只欲歸見老親不死於南漢者乎其不死則天也雖律以十分道理少無可疑而只為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為痛自刻責也且為孝宗大王之故亦效古人無忘在官之意若其終身不出則實守量而後入之義亦非必以江都一歎為主意所謂量者量時量入量已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生未嘗以微意示人故無知之者雖以同春栢谷之所相知其先人之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非他只以違命為大罪也丁酉戊戌兩䟽盡矣

今或有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其何異於指栗谷安塞慈悲之䟽而謂之自道盡者耶栗谷雖不免入山之失先人不死初無可死之義孝宗大王批荅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言真百世不惑矣云云時西河李判書為宗錄堂上畏齋李相為摠裁官矣

四學通文討尹拯

學儒金盛大等通文畧曰栗谷先生德尊道大為我東程朱一國之以士為名者孰不景慕而惟是一種邪黨肆其醜詆幸賴聖明在上公議大定邪說息矣不意有尹拯者抵書於史局曰栗谷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則初無可死之義噫嘻何敢以不

相近之說混為一科若是其無嚴乎果如拯說則橫渠之晚逃佛老晦翁之初從道謙亦真為兩先生之失乎向者蔡振後柳潏每以此為陷賢之計而今者拯之言乃出一轍必為邪論籍口之資惟我士林不可不明下痛斥與國人共棄為是通告

藝文館簡通傳舉四學生

翰林金弘福以傳舉四學儒生事簡通曰學儒金盛大等以尹都憲簡札中援據栗谷先生誣謂之誣賢至於播告中外夫栗谷先生為我東百世之師况淵源相傳之地其所欽誦而山仰者當如何尹都憲欲借李先生成德前事以證同極之誣而已學儒等陽附尊賢之名欲售陷人之計其在正士林之道不可

無施罰事云云金盛大閔鎮東徐宗迪李秀林許珪傳舉目以快摘文字用意陷人榜付成均館

憫旱傳教

七月久旱憫旱下教曰刑曹時因勿論已究未究特施廣蕩之典一並赦宥以示靡不用極之意其令該曹問議大臣以啓領府事金壽興議徙民徙止斷以一律乃祖宗重實邊之意而漏籍犯屠之類因一時定制全家入居者前後相續臣意法典所載外或因事目而懲勵者更加酌定不至煩夥切勿讞議於赦宥之日則雖一罪之律不悖科條云諸大臣之議畧同 上問于右議政南九萬曰徙邊者一逃論死似為太重之甚三次

逃亡方斷以一罪未知如何九萬曰徒邊者律次於一罪故一番逃亡則比本罪加等為一律若於三逃後始加一律則徒邊之法亦歸於太歇更伸徒邊之法勿論赦宥凡有逃亡一犯卽論以死罪至於漏籍屠牛之類更減其律俾無網密易犯之弊宜矣 上下教曰父母殺其子自今一依律文施行而如有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樣處斷者隨時稟定徒邊之類切勿舉論於赦宥

金錫曾卒

九月清城府院君金錫曾卒號息菴甲寅以後與光城鞠躬盡瘁真安宗杜釋憾共贊扶護士林至是暴卒人皆措之尤菴輓

曰淵源已卯太宗師公得堯大夫奕奕不向機宜輕殺活每於竒正坐推移儘知自有好田地何處渾無平路歧只為從容收局計中間一著事多巖

